讀春秋管見

疑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四

慎齋羅典嶽五氏定稿

男紹祁 孫恕 賢 綸 校字

閔公

元年

春王正月

齊人救邢

管見去年冬狄伐邢今年春齊救邢非緩也其但書救邢者豈謂聲言救之而不至於邢哉乃齊既至邢而究未嘗

與狄遇也。蓋狄之伐邢。志在剽掠而已。突如其來。初同蜂蟻之。攢噆然而去。卒若烏獸之散。邢不能禦而待救於齊。總爲緩不及事。庸有濟乎。但傅以救邢爲同惡相恤之義。管仲言之齊桓從之似可以無貶。而春秋猶不書其爵而書人者。以莊公三十年齊伐山戎。即有以啟三十二年狄。伐邢之釁耳。彼山戎亦狄也齊伐之而技遺俘於魯。且炫功於宋山戎之釁極矣狄不免自傷其類。而山戎又從而煽動之以圖報復於是齊既外侵狄。乃內援效尤無已。禍將安極。以故狄自伐邢以後終齊桓之世。見於春秋者。閔二年。狄入衛僖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十三年。狄侵衛。十四年狄侵鄭更不聞齊之救之亦以雖救之而終無濟云爾。救邢。其明驗也夫今之齊救邢而無濟於邢。不能有功則其先之齊伐山戎而貽禍於邢。安得辭其罪哉。是既不可以無貶矣。又況其貽禍者。不惟邢已也。狄伐邢而齊救之猶當貶可知邢之外。為狄所伐而齊皆不救者。更不待貶而自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管見莊公薨既十一月而始葬雖於禮爲緩猶幸不如子般之被弑而不書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管見落姑杜注齊地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平陰縣界公及齊侯盟于落姑由去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請於齊侯而齊侯許之者及此年夏六月齊侯不出境止于落姑公及之而盟乃成然是盟也乃慶父暫假謀輔閔公之僞心狀終蓋其謀弑子般之實惡耳當其如齊乞盟與其從至落姑以贊其盟公與齊侯究何知焉

季子來歸

管見左傳云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使召諸陳公次於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公穀一謂賢而喜之一謂

責而喜之。恐未必然。蓋閔公為幼主。落姑之盟。必慶父相之。季友前欲以死奉般。遂酖叔牙使卒。及慶父使圉人犖弒子般。季友奔陳。盟落姑之日。慶父豈欲季友之來歸。而聽公請之。齊侯名之也哉。且季友以公子出奔。何貴之有。為之通計其奔陳以前。及歸魯以後。既不能殺犖。保子般之以弒。卒死無以對莊公。又不獲先救閔公之以弒。其生亦無以對齊侯也。何緣得指為賢。而因以嘉且書耶。竊意公子友之來歸。適當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慶父從公出。乃自陳潛身以入於魯。其國人有見之者。因私相語曰。季子來歸。此出自國人口中。不得直稱公子友。故獨稱季子。非春秋特筆也。其來歸之意為何。以當時慶父久圖篡代。殺子般其本志。立閔公乃假心耳。奚當假彼仇讐之手以推之。亦矣。閔公之在位如寄。則僖公之得位。必如投事勢固然。且傳稱季友初生。有文在手。卜楚邱卜之。繇曰閒於兩社。為公室輔。成風聞而事季友。屬僖公。若然。季友之在陳。豈能一日忘諸乎。及是以閒竊歸。必走匿於僖公所。

傾誠相結以為定謀宜豫待變必要乘機貫提魯難將乂作衛國恒於斯不可失也由是以思彼季友所竭蹶躊躇者獨一成風所倚之信公而已他何計乎

冬齊仲孫來

管見此年書齊仲孫及二年書齊高子皆不名以齊桓既霸其國卿驕亢於他國絕未嘗以名行春秋仍之以示譏耳至仲孫之來左傳以為省難亦未審蓋子般卒而閔公立其改元幾盡一年前子般之難既往後閔公之難未作亦何所用省耶度自去年冬十月公子慶父如齊請盟於齊侯以託其君亦即請齊侯使國卿至魯以重其國云爾然皆慶父之行詐也不必其請之而果應至是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盟矣冬齊仲孫來又來矣魯之人倚藉齊侯及齊仲孫則閔公稚弱之主其位將自定彼慶父簒弑之賊其謀不益亟哉故未幾而為二年秋八月辛丑公

羌。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晉見]陽杜注國名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即陽國也又路史陽燕之分本曰唐併之大谷漢之陽邑今定之唐縣班志云燕之別邑晉閔二年齊人遷之與杜注不合二說未詳孰是按莊公三十年齊人降鄣此閔公二年齊人遷陽皆覇主兼并之謀也惟強者則降之以收其職貢弱者則遷之以易其土田耳故一例貶而稱人於何遷之殆處以齊邑之附小境弱者使不泯其宗祀而止。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管見〕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祭之以追享為禘者如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為稷之自出是已至詩有周頌雝之篇序曰禘太祖也則惟自后稷以下又有商頌長發篇序曰大禘也亦惟自契以下可知祭法先言殷人禘嚳即聯言周人禘嚳皆不得以禘嚳并禘之名矣蓋禘字從帝以王者受帝命為天子必推其受命之從來為始祖立廟以祀其報祖功者即以帝嚳繫之是稱禘焉不王不禘則王之祭亦無不可言禘矣據前所引雖與長發之祭推之凡太廟之祫享大祫孰不得以禘為統稱也哉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天子之禮樂命魯公世世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其所稱禘禮詎必以追享文王而周公配之乃為禘乎魯祀周公以禘禮由是魯之有事於太廟者亦皆用禘禮而以禘稱如此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及僖之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即其明證矣吉禘即吉祭之謂禮記檀弓云喪禮既葬以虞易奠及虞而卒哭則曰成事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然則此吉禘于莊公因莊公既葬而舉卒哭之吉祭以祔莊公於太廟中耳夫魯之禘禮賜自成王天下傳之久矣未可輕譏及是將告太廟以祔莊公於其祖父因先祭卒哭成事而舉吉禘焉於禮亦固其宜而春秋特書之則曷譏乎譏其緩也蓋莊公當三十二年八月癸亥薨至閔公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既歷十有一月既葬而虞祔又歷十有二月當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乃吉禘于莊公胡以其緩至此凡諸侯既葬當七虞葬日始虞以後六虞皆間日合十二日既虞至卒哭約不踰兩月卒哭之祭為吉祭檀弓亦云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莊公既葬或一虞而已何能及七當其置主于寢吉禘以前既葬以後中間十有二月析言之不皆一日末有所歸哉而魯之君稚愚公子凶殘夫人淫毒皆能忍而無所動於心春秋亦不能不有以譏之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管見〕莊公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由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立閔公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又由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皆夫人哀姜同謀也春秋於此公薨之下即連書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罪人斯得其罪狀亦無可逃自是慶父旋死于密哀姜亦旋死于夷並王法所不容者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管見〕慶父通于哀姜哀姜欲立其娣子閔公慶父狥其意而弒子般及慶父欲自取國謀弒閔公哀姜又狥慶父之意而忍舍其娣子閔公皆以淫故而同惡也魯人深疾慶父尤當痛恨哀姜哀姜出自齊以與慶父謀弒兩君而懼討乃舍其母家而孫于邾則何以故觀經文欲書公子慶父出奔莒先書夫人姜氏孫于邾知由慶父爲哀姜計特

以邾為之所耳莒與邾並介魯之南鄙慶父夙圖篡代嘗私交于莒以為其地僻險而勢強苟有急得藉為狡脫藏身之宅此出奔之所以舍此莫適也至于邾自儀父以後進爵為子數從齊桓霸主亦能自立不受外侮則亦慶父之私交所必及者故當倡於衆怒而奔莒之時不能棄遺夫人姜氏亦不敢挈之以偕至于莒則惟以邾處之使魯不得討而已度其使孫于邾之意亦謂暫孫之云爾尋當復其國而為夫人即其獨為出奔莒之意亦謂暫出焉云爾尋當入其國而為魯君也而豈知其大謬不然哉

公子慶父出奔莒

〔管見〕莊公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諸在莒東防在莒西並慶父城之以為叛據之地也而其私交于莒久矣及至出奔于莒豈若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哉但慶父一再弒君皆屬險謀前弒子般慶父猶得泰然如齊至此并弒閔公乃

惶懼而出奔者何以去年秋八月公會齊侯盟于落姑慶父從公子友乘閒求歸匿迹僖公之家慶父不知也值閔公薨于弒公子友與僖公偕言于國謂慶父弒子般而復弒公皆由通于夫人姜氏姜氏與謀殺太子今又與謀自殺其子其罪人人得而誅之或從寬議則必無人理於是通國之內外惡憤潰不可禁制故夫人姜氏不得不孫于邾公子慶父亦不得不出奔莒也當是之時夫人姜氏孫于邾而成風遂正位于內公子慶父出奔莒而僖公遂正位于外公子友爲之輔內外之政俱爲一體自是魯既有君上奉其母之貞下馭其臣之能國人亦定而慶父與姜氏不可以復返矣乃公子友尤討及于慶父在莒恐其倚藉莒強將據諸防以叛國急賂莒以求慶父莒人貪賂輒執慶父歸之魯及密而縊魯難由茲頓已至夫人姜氏知係無能爲也聽其終於邾也可

冬齊高子來盟

〔管見〕齊大夫倚桓之稱霸浸而驕亢於他國獨以氏行不通名故前仲孫湫曰仲孫此高傒亦曰高子春秋皆仍之以示譏也凡君前臣名齊侯豈可有是不名之臣乎故高子之自齊來盟不稱使凡鄰國之君猶君也魯侯又豈可有是鄰國不名之臣而與之盟乎故高子之來魯雖與盟而亦謹稱公也其來盟之故亦齊桓欲以結魯而已魯自子般弒立閔公落姑之盟齊桓親見之以為小子同未在位耳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固無俟仲孫云然而閔公必為子般之續皆其意中事也乃慶父奔莒而僖公入主其國齊桓知其長矣且值家多難心危慮深必能有為又有公子友在公之右為公室輔魯自是將蹈因即乘其艱難之際倉皇踐位之初將以霸國之權力使重臣往與為盟必有卒不負其同好之誓言者此高子之所由以來也與若如公羊傳云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於魚門是也或曰自魚門至于吏門是也未詳所據獨按高子只稱來盟矣以將甲為將因是以見

齊桓有取魯之意其說近誣又計閔公此年自閔桓莊以來中間書城其邑者凡五何至都城甚惡而待齊之城之至于僖公之立能自立者也未嘗因人即公子友實皆厥謀亦不敢尸其功於齊又何與焉

十有二月狄入衛

管見莊公三十二年冬狄伐邢閔公元年春齊人救邢不及事邢雖橫被陵暴猶得保其君不失其國至是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據左傳所載衛之君若臣盡空其都城以任狄之充斥因而追敗及河懿公不知所終文公又前去衛寄諸齊獨戴公率衛之遺民宵濟宋桓公逆之廬于曹狄之禍至是已極于時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亦不可謂無功而春秋畧之者以狄熙有山戎而齊桓伐之以挾誇于諸侯遂啟狄釁以致初伐邢繼且入衛自是出沒無常敢于猖獗被禍者將不惟茲二國而已夫安得復錄其戍衛之功而不使大彰其伐

狄獸之罪哉

鄭棄其師

〔管見〕按鄭文公代高克將兵于河上名為禦狄實欲逐克也以故于其既至陰令士卒散歸使高克度其不為君所容計必出于奔耳然國以師守師以律出國去一克而致衆以散鄭之師將不可用矣非棄其師而何再按經文棄字睛與一取字對照即得因以探鄭棄其師之由來也鄭詩清人為序稱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是足知鄭之逐克為欲取其財耳乃其所以謀逐克者惟欲取其財而逐不計及于棄其師焉何以乖謬至此

僖公元年

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管見〕聶北杜注邢地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北有聶城齊之西界近邢地也君行師從此三國稱師則齊侯宋公曹伯皆將自行可知凡軍之行其於止舍屯留之處統以次名次于聶北者防狄之侵衛至邢而先為整旅以待耳去年為閔公二年其十有二月狄入衛衛地在河北者悉其蹂踐剝掠殆當所至一空若復計莊公末年冬之伐邢未能大得志乃率其醜以轉趨暫必入邢彼衛之都城猶遭破滅邢於何有哉故及僖公元年之春王正月狄初未嘗有去衛之意而齊師已出境所期之宋師曹師亦來會之皆次于聶北救邢也此師以齊桓為主其心蓋懲於閔二年之救邢者齊未至而狄已去不殺救之於伐邢之時故此年之會師救邢最為急切舊說或疑春秋書次為緩

詞特以識其不誠於救者非是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管見 夷儀杜注邢地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有夷儀城元和志云在縣西一百四十里俗訛爲隨宜城是也按今之邢臺縣即古邢國地志謂太行崇峙其西北夷儀在邢西一百四十里必當太行之麓以僻險爲邢之別邑也邢前被狄患幸未入邢且旋散去無留處者至是狄乃入衛起去年冬十二月及今年夏六月仍未聞去衛至使春正月之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者猶警備之故其時邢自爲計以國有別邑爲夷儀僻險依山便於守禦則即以邑作都無不可者且守於夷儀而戰於邢狄苟自衛北來三國之師由聶北集邢之東而西又以夷儀之師濟之可成夾擊之勢將大克也以是白齊侯宋公曹伯必共許其得策乃遂各分師以充衞送之役而謀用是成故春秋

特書夏六月邢遷於夷儀老左傳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據傳以推是謂狄已至邢而邢潰矣邢潰而共聚用獨全乎是謂諸侯救邢既逐狄人而邢存矣邢存而又何用遷乎夷儀乎所紀殆失其實者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管見]城邢之役齊侯倡議從其議者宋公曹伯也城非創築增修之而已其城曰城邢則非城夷儀之謂以夷儀爲邢之別邑邑固有城非若邢之爲都城若戎以狄前伐之有必待於埤簿繕完也吳氏澂謂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殆非本旨蓋邢之遷夷儀者本非棄邢故其即有賴於城邢者正所以衛夷儀也邢都太行之東去嶽而原土地平曠爲戎馬車騎所得騁既遷夷儀以避其衝足以固內尤復城邢以扼其衝則足以扞外

矣邢之自為計者已審而齊桓之重為邢慮者更周狄鬭之不敢至邢遂盡收其入衛所俘獲以去邢解嚴而聶北救邢之師乃各還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管見夷齊地夫人姜氏前孫於邾何以得薨於齊地之夷耶由齊桓召之以歸至於夷而縊殺之故曰齊人以歸此句用倒裝以申上文觀公羊傳自明按桓公此舉近正春秋不稱齊侯而稱齊人者於桓公何譏乎譏前之哀姜歸魯早不克修女教以成婦順耳計莊公二十二年冬求婚於齊必使公如齊納幣明年春公乃至自齊二十四年夏又必使公如齊逆女秋公獨至自齊女不至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乃入凡皆縱齊女之驕亢卒啟後日淫亂弒逆之階此來齊桓之罪而誅至是乃名姜氏於邾而殺之於夷其心正欲假大義滅親之說以自掩蓋也又安得為指

所載而霸伯政之能舉請哉賦而人之死矣左傳以為齊人之殺哀姜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亦以經書齊人有罪誅因而為之說焉季氏康斥其不察於春秋之公義豈不謂然但有以駁傳究無以解經夫孰知其書人以殺罔非罪齊桓之殺哀姜又實賢齊桓有以致哀姜之必殺也耶

楚人伐鄭

官見魯莊二十八年書荊伐鄭此魯僖元年書楚人伐鄭許楚成王頵之時也同一伐鄭何以前稱荊後舉號此稱楚特改舉國號乎考史記楚世家文王熊貲卒子熊艱立是謂堵敖堵敖五年欲殺其弟熊頵頵奔隨與隨襲弒堵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元年當魯莊二十六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據此則楚成之初立三年其伐鄭猶不改其蠻號而稱荊是後楚使獻王

王亦賜胙於楚，且降之命，使專意夷越，定其亂。於時必號為楚子，以從中夏諸侯之國也。及是為楚成之十三年，伐鄭，春秋依王命書楚。其後亦遂不復書荊，特以此伐鄭者實違王無使中國之命，乃奪其子爵而書楚人以貶之。荊楚異號，則此書楚人伐鄭，與魯莊二十三年書荊人來聘兩人字義亦不同。荊本蠻號也，蠻夷通屬鬼方，以鬼方而得書人，故為進之。若楚既舉國號而改蠻號，其爵等可從中國諸侯之等，其貶例亦即當依中國諸侯之例，是安得仍以其書人為進之耶。至其伐鄭之故，左傳曰鄭即齊故也。即齊謂從齊。鄭當中國之衛，將因以結諸侯，其勢便，故鄭從齊則齊伯，從楚則楚伯。楚之伐鄭，與齊爭鄭，以爭伯耳。昔文王熊貲自魯莊十年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入蔡。十五年遂伐鄭，其志在北方可圖也。史記亦稱是時齊桓始伯，楚亦始大。會楚文卒，成王弒兄堵敖代之，憑恃楚地千里，欲卒圖北方，以成父志，故立三年而伐鄭，當魯莊二十八年。立十年而復伐鄭，則當此僖公元

年也是後僖二年楚人侵鄭僖三年楚人伐鄭鄭遂無寧歲矣而齊桓於是有召陵之師

八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附檉杜注宋地陳縣西北有檉城陳縣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境有檉城即檉城也會於檉左氏以為謀救鄭故按此僖公元年及後之二三年楚兩伐鄭一侵鄭並欲使鄭無寧歲即將懼而含齊以從楚耳其師亦風馳實駸侵忽公來主於檉蕩其邊疆則已若使此年秋七月之楚師久次于鄭鄭伯何能以八月出會於宋地之檉乎此足以決會檉之非謀救鄭矣蓋會檉者齊侯之志也齊侯何志徒因楚人伐鄭即恐鄭有貳心於齊乃與宋公謀指宋地之檉與鄭偪近者為之會所遂期公及曹伯皆與俱並期鄭伯意則專注鄭伯之來會於檉否以卜其心之一於與齊否也及期而鄭伯至齊侯亦當頓釋所疑慮矣獨其時公之在檉得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而邾人亦從其後慶

非齊[illegible]所必欲致之者。胡爲乎來哉。蓋邾自春秋之初。倚爲附庸。未成國。故儀父無爵可稱。及北杏之會。從齊桓伯主。乃命爲子。歷邾子克邾子瑣二世。而遠邾子蘧蒢。益事齊甚謹。值齊爲會于檉。桓公親往。邾子安得不追趨恐後奉其身以從事周旋耶。然此實邾子。乃獨貶而人之。其故維何。由魯人之從公於檉者。適見邾子執。不言而心疑之竊以是爲私交慶父之亂黨也。又以是爲掩匿夫人姜氏之主藏也。欲不斥爲人而不得矣。故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皆舉爵而邾子特奪爵稱人。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管見）公敗邾師於偃。左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偃與虛丘皆邾地。偃近邾之都城。虛丘瀕邾之邊鄙。前慶父屬夫人姜氏於邾。邾蓋忌姜氏於偃也。又懼魯之來討。乃於虛丘置戍以防之。及齊桓於邾名姜氏殺之於夷。則邾師之

戍虛丘者，亦將撤之以歸矣。公當其將歸未歸而伐之。邾師無鬬志，遂自虛丘逐之，深入至於偃。邾若亦自知其不直，不抗公，獨堅守以禦之，使之自偃而還則已。故春秋但書公敗邾師于偃。不言及邾師戰，明其非以戰而敗之也。至於公會邾人于檉，在八月。而公之敗邾師于偃者，即在九月。其故維何。蓋檉之會，有宋公、鄭伯、曹伯、齊侯及邾人皆在焉。齊侯能殺姜氏，其舉法以伸義，可以謝公。惟姜氏孫於邾，邾受之。且偕魯而以師戍氏，公之讐也。讐不遠而在會，獨事含詬忍辱，默然相對，公於邾人其何以堪。遂自檉而旋伐邾，亦義憤之非得已焉者。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管見）杜注以酈爲魯地，不指其所在。蓋魯地之近莒者。前慶父出奔莒，魯欲得慶父於莒，賂之。求物而外，必許以地。

即此鄍是已賂重莒故以慶父歸魯及魯得慶父背許地之言莒不得有鄍於是莒以師至欲𠣏取鄍使莒挐爲之將及公子友以師至未聞其戰忽敗莒師於鄍則皆奔以獨獲其將莒挐故也左氏謂莒挐爲莒子之弟非卿故經不備文然弟與非弟卿與非卿在莒無足深辨但據後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傳稱獲長狄而經不書則知此公子友之敗莒師于鄍特書獲莒挐者固有爲矣按穀梁傳云內不言獲此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也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莒挐固以勇力聞於國及茲兩軍相對亦正欲徒步赤手一以當百見長故爲公子友所紿輒以聲言相搏而潛推之刀也計公子友之行事其先以酖殺公子牙繼後以賂殺公子慶父皆慣行詭道則其紿莒挐以相搏使士卒旁觀獨陰以孟勞寶刀殺其軍帥夫亦猶是其使詐之長技也穀梁之言信哉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管見齊桓殺哀姜。則絕之於宗矣。故此於姜氏不稱姜者。欲明齊之得大義云爾。至於其喪曰以夫人氏。逆其喪於齊之喪以歸。即總綱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則所以譏魯也。哀姜私於慶父。預弒二君。非復魯之夫人矣。齊且不以為女而名殺之。魯猶奉以為夫人而請逆葬之。夫豈不狃於私情而渾忘大義哉。或疑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高氏閌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管見楚邱。杜注。衛邑。朱子詩經集注。楚邱在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六十里。隋衛南縣。即古楚邱城也。按閱

公二年。狄入衛。衛失國。戴公渡河。野處曹邑。立數月卒。衛文公前避難適齊。至是入曹。嗣戴公立。徙居於楚丘。齊桓令諸侯城之。於時文公本衛侯。楚丘亦本衛邑。由左氏有城楚丘以封衛之說。後遂承之。以罪齊桓之專封。誣矣。惟齊桓稱伯。本未命為侯伯。當莊公二十八年。傳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注。以命為侯伯。實之。非也。非侯伯。而以分事。徵役。令諸侯。則齊桓雖有功。而不能掩其罪者。不得擅其城楚丘。為專封。正得指其令諸侯以城楚丘。為專命矣。故春秋欲尊王命。而抑伯令之妄假也。乃獨於魯僖公二年春王正月之下。繫之以城楚丘。一若魯國自往城之。初非奉命於齊桓者。然則凡他國諸侯有與魯同城楚丘者。皆視此。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管見〕姜氏夾稱夫人。夫人也。與哉。蓋稱小君。小君也。與哉。春秋皆據其月日而詳志之。[illegible]當時之君。若臣。皆絕無恥

心也至於君薨有謚夫人從君無別謚者其別謚自文姜始哀姜亦因之魯之此二夫人並以淫亂預謀弒逆淆文姜幸逃國誅值子莊公幼浸以强悍專魯政二十年將終自為之謚曰文欲與桓公之謚桓特取義於武者對峙後遂莫之敢易說見莊公二十二年葬我小君文姜若哀姜者由慶父匿之於邾以避討復由齊桓歸之於夷以加戮則聽其斃於死所與先君莊公之廟祀永隔兆域永絕可也乃復請於齊而逆其喪稱夫人比葬稱小君且從文姜別謚之例而謚曰哀是定謚之時則皆深致其惻怛之意矣他無所歸咎豈猶以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其從而殺之者為已甚耶姜氏死有餘辜無可哀獨念魯君臣之定謚以猶秉周禮號為有道之國乃至大義泯沒若此則誠可哀也夫

虞師晉師滅下陽

【管見】下陽杜注。虢邑。在河東大陽縣。今大陽廢縣。在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十五里。又三十里。爲故大陽城。按此書虞師晉師滅下陽。晉始見經。當獻公之十九年也。獻公纂先君武公併晉之業。欲並吞虞虢。慮[illegible]攻虢。則虞救之。攻虞。則虢救之。疑慮未定。公羊傳抉其隱矣。惟荀息揣知虞公貪而好寶。可以賂行。乃請主於伐虢。而奉國之璧馬以假道於虞。虞受晉賂。則虢無救而虢將亡矣。虢亡。虞必從之。此[illegible]得以專攻。收兩獲之利也。及往而假道。左氏言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則是晉之伐虢滅下陽者。虞實爲之前驅矣。故經文首虞師而次晉師。但下陽在虞之南。雖經克城推敵。晉終不能越國以鄙遠也。何以言滅。就滅字推。度其時晉蓋以下陽畀虞公。使之置戍堅守。而勿失。而虢之前有下陽。若竟歸烏有。是不可爲滅乎。然晉實主兵滅下陽而舉以歸虞公。亦晉之所以賂虞而爲後此假道滅虢之緣耳。觀僖公五年。爲獻公之二十二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虢公奔京師。晉師還館於虞遂襲虞

而執虞公虞亦滅如荀息之謀其前之璧馬
得為人所取者猶然故物彼下陽料安待哉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管見〕江杜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括地志安陽故城在新息縣西南八十里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是也黃前弋陽縣今河南汝寧府光州境弋陽城在州東黃故城在州西貫杜注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今山東兗州府曹縣西南十里蒙澤故城即古貫國也何以有貫之盟緣當時齊桓伯業既盛皆言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於是江黃迫近於楚並思託國於齊以乞盟也然江黃處南齊處北其勢不相及惟宋介乎其間所以輔齊伯者又久而無貳故江黃先得通誠於宋而宋亦得為之代請於齊其盟乃以是成焉於何知之以盟於貫知之耳蓋貫為宋地宋公欲成此盟因特為地主以延齊侯而納江人黃人也其盟惟此四君而已而公穀並謂大國稱齊宋遠

國稱江黃則其餘諸侯皆莫不至汪氏克寬曰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此論較為有據又左氏以貫之盟為服江黃是矣及明年會於陽穀則曰謀伐楚也胡傳因之遂謂江黃為楚與國適來定盟則楚失其右臂而於齊得成犄角之勢張氏洽亦指此為齊桓服楚之規模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但江黃為斷附之二小國齊桓何所見而遽信之至深情之甚重乃若此按春秋之書是盟於齊侯宋公無譏而江黃皆貶而人之明其迫近於楚而遠及齊盟齊利其服楚必誅其畔是取滅之道也凡小國當以江黃為鑒耳初何嘗為齊桓將謀伐楚而先幸其能服江黃也哉

冬十月不雨

【管見】冬不雨止書首月由三年書春王正月不雨則冬之十一月及十二月皆不雨矣雨以生秋穀之秋熟者既穫

必悲民種麥，麥生則待雨以潤之。故周頌思文篇當冬至
南郊，即有以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也。冬不雨，則春不潑。
勤民者，自十月而已憂之，其祇之，
至於冬盡而書亟。不言可知矣。

楚人侵鄭

〔管見〕去年秋，楚人伐鄭。今年冬，復侵鄭。侵者，潛師以掠境也。左傳稱楚鬭章囚鄭聃伯。聃伯，鄭大夫。亦以掠被囚。他可知已。君之相保無恙，恃在六大夫。大夫不自救，君得毋懼哉。明年冬，楚人又伐鄭。傳謂鄭伯欲成。已有含齊從楚之志。時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乃止。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管見正月為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是當始雨水之候勤民者憂心於去年冬十月之不雨積而至於此年之春正月此氣化之一大轉機也其望雨為極殷而不雨者如故又經二月及三月於時當易春為夏矣乃其孟夏四月之不雨亦與前孟春正月之不雨同古以夏四月為麥秋由冬春雨時不雨而麥已絕望則凡黍稷稲梁之屬統以禾稱者於秋熟必於春種及是為夏四月在農民之無麥收而望救於禾已恐其後時矣而猶然不雨不雨胡以種不種胡有穫哉勤民者既嗟無麥復重慮無禾通計所歷三時凡七閱月其殷心於不雨何能一日去諸懷也胡傳曰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張氏洽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此三時不雨其書法異於文公亦見僖公尚能憂民之憂

有如此

徐人取舒

管見徐徐國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古徐城相傳爲徐偃王築舒杜注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舒縣古城是按春秋於徐國本稱戎至莊公二十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未得志是年秋公會宋人齊人復伐之于時徐戎以莊公十三年有北杏之會宋公與陳蔡邾來齊桓爲伯主邾亦稱子列於諸侯遂不與齊抗而自服有哉時向義之心故春秋亦即書徐以進之後不復稱戎矣至是當僖公三年夏四月未知何所怨於舒也乃往伐而取之舒在徐南雖其勢可及要亦乘虛剽掠而止非能攘奪其土地者惟舒久服屬於楚故魯頌閟宮稱其詞以荊舒聯稱也計此年徐人取舒之後及僖公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其意獨以報取舒之役耳當時齊桓合八國之君次於匡而使諸侯之大夫帥師救徐師退及冬而楚人卒敗徐於婁林其敗實由此年之取舒致之故春秋於戎之稱徐

既進之於中國即復從中國之賊例以人之也曰徐人取舒至其取舒之故趙氏鵬飛謂徐人承齊桓之謀李氏廉謂林氏以爲通齊桓伐楚之徑恐未必然蓋齊桓以明年春正月會師伐楚則雖楚之黨有舒何暇兼謀取之又伐楚之師其往還並由陳鄭之間借以供其資糧扉屨初無俟通道於舒其取之亦奚以爲

六月雨

［管見］書六月雨喜之也蓋時未及秋其晚穀之以九十月熟者當六月得雨而猶可種若過此而以秋七月雨則稼之雖生亦不長雖長亦不實矣觀後文公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特謂六月不雨也其十一年及十三年並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亦皆謂六月不雨也六月不雨則自七月以後凡穀之晚熟者並絕望於九月十月之間豈不重可哀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管見陽穀齊地今山東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陽穀城是已按去年秋由宋公爲江人黃人請盟於齊齊侯遂越境就見於宋之貫則知此年秋即宋公以江人黃人拜盟於齊齊侯復出都往會於齊之陽穀也盟不必如齊境會不必至齊都亦齊侯之不煩小國欲以招携懷遠耳至宋公周旋其間盟貫會陽穀皆與焉所以輔齊桓之伯者亦由盡其勤懇矣經文之義似止乎此而左傳以前之盟爲服江黃此會則謀伐楚公穀亦並指陽穀爲大會謂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恐未必然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管見公子友如齊涖盟季氏本以爲涖其將伐楚之盟是矣涖者臨也涖盟謂至盟所而臨視之如周官言大祭祀

大宗伯涖玉鬯大師大司馬涖太卜涖叢主之類按齊為此盟以伐楚盟也其載書必指楚為不道法當聲罪致討凡在同盟惟矢戮力一心無虞無詐此時方期結信明神未及大誓軍旅幾事不密則害成故定為盟所不於他國而獨於齊本以盟諸侯亦不欲顯以大會諸侯閘惟是徵諸侯之大夫使之如齊涖盟而已及期魯以公子友如齊涖盟則他國諸侯之大夫亦當同之春秋於是年冬但書公子友如齊涖盟不備書公子友及諸侯之大夫如齊涖盟亦借以見齊之謀伐楚者其事甚密非惟諸侯之國大夫以受齊盟楚無從得覺即諸侯之大夫與魯大夫皆陰代其君受盟以涖盟於齊楚亦無從得覺也

楚人伐鄭

管見上書公子友如齊涖盟涖伐楚之盟也伐楚之役鄭伯居宋公陳侯衛侯許男曹伯之間則其先必有鄭大夫

如齊涖盟可知矣儀而楚人伐鄭傳謂鄭伯欲與楚成[illegible]叛齊之盟伐楚者未必能服楚也即孔叔不可而其言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亦徒以齊將德鄭伐楚不宜遽棄齊耳又何嘗能決齊之必將服楚而齊可深恃哉故鄭之忍而待齊惟鑒于去年冬之楚人侵鄭不及備開卒遂因鄭大夫聃伯以師令年冬楚人復伐鄭則惟堅壁清野以禦之使之不能攻亦無可掠而已於是楚人伐鄭鄭有備楚師亦還故鄭伯得於明年春正月以師會齊侯及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管見〕齊侯會師伐楚其先侵蔡者以蔡黨于楚楚人之越境以侵中國其往來皆恃有蔡不須假道而任其所之與楚之封內無以異就近事言鄭于三年中連被楚兵並當坐罪于蔡可無討乎其討蔡曰侵者以特重伐楚乃輕蔡而畧之耳其實亦爲伐非潜師掠境之謂侵蔡而蔡潰潰者民去其君而畔散也殆皆苦于楚師之常出其境故然若左傳言侵蔡之故謂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絶之也蔡人嫁之以此侵蔡夫齊桓會諸侯之師以伐楚深欲乘此大舉以洩虎悍不保其私之小忿此情何以告諸侯哉其不然也決矣至侵蔡而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杜注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今屬河南許州郾城縣按今郾城在上蔡縣之北上蔡即古之蔡國楚又在上蔡之南自侵蔡而伐楚師不南趨而轉北去有是事理乎然則郾城有召陵故城指爲後之盟地可也若以郾城亦有陘亭遂正目爲次于陘之陘不可也玫爾雅釋山小絶陘疏謂山形連延中忽斷絶者

名阨則知次于阨者謂入楚之隘狹以駐師也楚設險而是其東口入中國者當今河南汝寧之信陽州三國魏析置義陽縣及義陽郡寰宇記義陽有三關之塞平靖關其一也長老傳云此山由關為障不營濠隍又有武陽黄峴二關郡縣志在安州應山縣界凡以關設險必當山之中絕處則絕以阨名可矣再槐後之定公四年傳稱蔡侯以吳子伐楚吳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左司戌謂囊瓦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明一統志信陽之平靖關即春秋所謂冥阨也有大小石門鑿山通道地理通釋左傳大隧即黄峴關今名九里關在信陽南百里武陽關在大寨嶺當信陽東南相距五十里此殆春秋所謂直轅矣夫平靖關之釋冥阨必因其日之納陽光者少所以象阨之深晴也隧為基道木極小此於黄峴關而稱大隧者亦曰較隧稍大耳所以象阨之偪仄也至大塞之有武陽關以直轅[illegible]亦因轅以夾

車行平地則橫行大嶺則豎是爲直耳以象陘之陡絕也凡背楚所恃以爲屏蔽者齊桓公之師侵蔡而蔡潰遂伐楚玩一遂字並疾驅之直入之初莫敢有阻遏之若於是據有大隧直轅冥阨之塞皆爲楚之師所止舍焉以是爲次于陘也楚恃陘而忽有次于陘者盡奪其所恃將踞險以攻夷最爲形便楚雖素強及此能無懼乎不寧惟是齊侯自委任管仲修內政以寄軍令養兵垂三十年度必勝而後出伐山戎之捷楚亦聞之矣且其扶翼諸夏救患恤鄰時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諸侯皆心賴之今各以師會齊師來伐必當一心并力爭圖效功也齊師不可抗諸侯之師又烏可敵耶如是則國危矣以故楚之君若臣相與定謀皆主於以禮下齊而紓其難乃遂有楚屈完之來盟于師也夫是盟不由期約而自來正如去年之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徒以事急而求解於大國耳從可知屈完來盟楚實慴于次陘之師而出此矣齊桓之霸業惟此舉最盛故春秋于此年春王正月特書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皆各接爵以善之為其能禁戢強楚而使服也惟讀經者多泥僭以求其合則異議叢生是不可以無辯蓋齊桓之伐楚由諸侯聚為伯主以輔王室之微弱未嘗命為侯伯亦貴替之僭王號者所得藉口哉左傳乃設為管仲之辭追言趙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開國之策書令特假借以增威重亦可鄙矣夫以鄭處四方諸侯之中寂遇周衰楚則侵伐無間歲將使中國騷動王室震驚本此聲罪致討名正言順何所顧畏而專事隱忍耶且是時為楚成王頵當其篡代五年害使人獻天子周惠王天子賜之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則所大申令王賜胙之命詞楚必無可置喙也乃又稱管仲責其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並及昭王之南征而不復枝梧遠引孤子所謂適辭知其所窮於茲是已管子天下之才何遽不知乃爾耶若其代為楚使之辭彼先之使于師者覺作楚成自來之狀不稱寡君使之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

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其問端。唐突。故。誕謾無懼。心。楚使猶不懼。而謂楚君其懼之乎。及後之屈完來盟于師。又妄謂齊桓與之乘。而觀師。自詡其衆。屈完乃言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其辭口倔強。枝梧。絶無服意。楚屈完猶不肯服。而謂楚成願其服之乎。昔人嘗議左氏浮夸。亦以其傳文富贍。有據事討核者。有因事附會者。初不得盡奉為春秋真注脚也。

夏許男新臣卒

〔管見〕是年夏書許男新臣卒在齊侯會伐楚次于陘之後。在楚屈完來盟。盟于召陵之前。其為卒于師可知。然不明書卒于師者。為其得為完人。以沒不欲并舉其一節以繫之耳。凡諸侯之生平。或全善亦或全惡。春秋則於即位之初。以書名書字為褒貶。即并其終身以統括之。初不待蓋棺而後論定也。如隱公四年冬書衛人立晉。即衛宣公也。

以衛莊公之子。立為衛侯。凡諸侯不生名。書名為貶。於衛侯初立而即書其名。則以後之在位二十年。而卒皆從此一貶為例。以綜其行事。終無有一善之可褒者。至桓公十五年復書許叔入于許。即此許男新臣也。以許莊公之弟入立為許男。凡諸侯之弟。書名不書字。書字為褒。於許男初立而特書其字。則以後之在位四十二年。而卒皆從此一褒為例。以綜其行事。終亦無有一惡之可貶者。夫全惡之君。不名一惡。則全善之君。不名一善。故許男新臣之從齊伐楚。次于陘而遇疾。未及屈完來盟。而不急歸其國。誓卒於師。亦其知命。守禮之可稱述者。然偏舉不足以盡生平。則惟書許男新臣卒。以著其為完人而已。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師見上書次于陘。已駐師於楚之陸塞。楚失恃而懼亡。故使屈完來盟于師。來盟。來請盟也。于師。于次陘之師也。其

請盟之大意葢欲與齊桓同輔周室即謹奉令王無役中國之命以好于諸侯耳楚之來盟其謀殆由令尹子文定之于時舉國惶亂朝議紛糾不有老成人其能決疑以紓難乎說者乃謂權在屈完其來受命不受辭特以其意權時之便而與之盟則已試思齊侯若不許盟如之何抑或僞許之盟而師不退且欲進又如之何屈完其克堪此任使也耶而左氏猶誇張楚使代為之辭彼其先使來言者不知何許人是固無足云也至謂屈完與齊侯乘而觀師乃敢侈言方城漢水之雄固而直斥齊侯推敵克城之衆皆無所用之是將以激怒取死而大為楚國構釁速禍也在爾日之屈完其情覩度不至此竊意屈完之來盟楚子不至必為之載書以授屈完使之來齊侯也其辭當甚順而誓于神者亦嚴于是齊侯許之遂自陘退師至于召陵乃以為盟所而及屈完以盟故經文特志其地以別于師所次之陘也曰盟于召陵召陵在今郾城縣陘在今信陽州郾城之距信陽以今驛路計之凡三百里其盟于召陵

者在齊侯欲示楚以信衛而著其講盟許盟貫爲爾無我虞我無爾詐云爾惟鄢城北接臨潁至許州即許男之國又北至新鄭亦即鄭伯之國也鄭伯許男之從齊師及宋陳衛曹之師從伐蔡伐楚皆必取道於鄢城之故召陵杜注乃指爲楚地殆不可信蓋召陵在蔡北楚若先有召陵則將爲通塗作梗齊之會師雖侵蔡猶不易及況欲長驅以伐楚哉又按齊伐楚而盟于召陵楚服矣其先之侵蔡蔡潰齊卒何以處之攷史記蔡世家云齊桓公伐蔡蔡人潰遂虜蔡穆侯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此亦即當在盟于召陵之時也與

齊人執陳轅濤塗

〔管見〕齊之執陳大夫轅濤塗以陳侯逃召陵之盟而欲嗤齊也蓋陳地近楚其爲楚所病與蔡幾同今齊侯會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已奪楚之隘塞其勢可以大克楚矣及楚懼而使屈完來盟于師即退師還至召陵而與之盟屈

亢既歸楚將必守此盟而不報齊乎不能報齊必先報於諸侯不能盡報他諸侯必先報于陳是令之與盟適足以攖楚憤而禍陳也陳侯或進說以議盟楚之非計齊侯不聽遂怒而歸以爲齊不可與舉前之初會于北杏及其繼之同盟于幽與再同盟于幽者皆背棄不顧急以其師委諸大夫轅濤塗將之不能忍而待平衆之還也於是齊侯問而亦怒即于召陵執陳轅濤塗其意固將以伐陳矣夫齊侯雖有服楚之功而於會師伐楚之陳侯以阻召陵之盟不合而遽去齊侯輒專執其大夫是不得不爲之罪也故春秋復貶而人之曰齊人執陳轅濤塗至傳文推叙所由張氏洽曰左氏與公羊所傳轅濤塗之罪大同小異如左氏說則齊師終由陳反但怒轅濤塗之言耳今案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再及江黃伐陳又不已而勤諸侯之師乎以此考之則知公羊大陷沛澤之說爲可信所以齊侯怒陳之深至於興諸侯之師伐而又侵也是說疑左氏枝辭而其信公羊則仍不確觀後書及江人黃人伐陳必

齊侯次之也又書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亦必因齊侯而命之也伐陳在秋侵陳在冬十有二月是齊師至歲終猶未還矣如公羊所稱桓公諾轅濤塗之言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試問海何所在而得濱之沛澤何所指而遂陷之濤塗又何緣隨逐齊師而可顧而執之皆無一之可據者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管見穀梁曰不言其人及之者內師也言內師則是魯以齊命而及江人黃人伐陳矣或謂此書及者繫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此說為允蓋僖之二年齊侯與江人黃人盟于貫三年又會于陽穀故齊侯得以江人黃人從伐陳也其但及江人黃人者齊侯非志於克陳特欲使之懼而求成以完舊好耳當夏之執陳轅濤塗以示將伐陳也陳侯苟懼而求成則亦可無此伐陳之舉而轅濤塗亦旋釋矣乃自夏及秋陳侯仍恃其克同

服楚之功。初不悔其違背齊盟之罪。於是齊侯有不得不伐陳者。然雖伐之。而不遂勤諸侯伐楚之師。獨徵江人黃人使共事焉。亦猶冀其適開齊侯親至。終當懼而求成以復舊好。庶幾國霸再。三十年。不至饒得服一楚之敵。旋乃失一陳之助也夫。

八月公至自伐楚

管見 此書八月公至自伐楚。則既歸于魯矣。可知前書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乃齊及之。而非魯及之也。齊侯之師在陳。宋衛鄭許曹之師在召陵。除許男新臣已卒。一國皆其君主之。魯師亦在召陵。及八月。而公以其師屬一孫茲獨先歸于魯者。何哉。其意亦因齊之以夏執陳轅一塗。又以秋及江人黃人伐陳。於其已服楚之功則未録。以其將叛齊之罪則深苛。乃不滿於齊侯。而有托以先歸也。故春秋書八月公至自伐楚。以為公為伐楚以出。即自伐楚以還。

如此秋之既伐楚而轉伐陳。尸非公所欲見。至冬十有二月之伐陳不已。而復事侵陳。又豈公所欲與哉。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管見]前于及江人黃人伐陳書秋。繼于公至自伐楚書八月則伐陳之秋其爲起自七月可知。自秋七月至于冬十有二月既歷兩時而以得魯宋等六國之師侵陳。乃及陳成則何也。蓋齊侯以霸業正盛服楚爲無益。而失陳則有損。又自知先之執陳轅濤塗失在躁急致使陳益即于貳齊役不能已于封。故當其伐陳將以江人黃人從之比至陳境不開閭邑。攻城及掠其野鄙。度惟假文告之辭諭以明信之不可渝憤怨之不可極。兵連禍結之不可長享國

也俾得徐徐悟卒以悔罪求成則已于時陳廷之在位者無齊之怨敬仲亦無楚之令尹子文大抵皆曲阿陳君慫而背齊之意相與議戰議守以為之先備耳其孰敢捐陳非齊敵國當以禮下之哉惟陳侯亦既傾知從齊師者惟是不與伐楚之江人黃人又聞晉侯去召陵而歸其或六國之師之駐召陵皆不義齊侯之伐陳遂無一肯與從事者乎如是則齊師當即退矣故齊侯雖使行人致辭于陳侯久不報或至再至三仍不報於是齊侯使期召陵六國之師並以冬十有二月來會及期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陳侯乃懼蓋至是而知諸侯之於齊同惡相恤以視春之會伐楚者未有以異也其可禦乎且轉念齊侯之秋伐陳不思疾逞其志遲之又久而及冬十有二月始會諸侯之師以侵陳並不言伐則是齊侯之心初不欲病陳而終欲與陳矣因是以禮下之而與齊成齊侯亦釋陳轅濤塗如左傳之言或謂經稱侵陳所傳先言之果得實乎曰有可驗者觀明年夏齊侯及諸

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陳侯與焉。其爲既與齊成也決矣。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管見】陳氏傅良曰。太子縊於新城。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譏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張氏洽曰。春秋斥晉侯而目殺世子者。蓋獻公嬖寵庶孽。聽譖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而兩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可爲有國之鑑戒矣。按二說合并而義始備。

杞伯姬來朝其子

管見此年春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申生爲獻公夫人齊姜之子。齊姜卒。獻公以驪姬爲夫人。生奚齊。欲立之。驪姬譖世子申生。至誣以欲弑獻公。申生縊而死。是爲獻公欲立嬖妾子而殺之矣。此年夏。又書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此王世子即後繼惠王之襄王鄭也。周本紀云。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惠王以惠后故。欲立叔帶而易世子。故齊侯爲首止之盟。以定王世子也。此事以觀則此書杞伯姬來朝其子。亦以杞伯有嬖妾生子。欲舍伯姬之子而立之耳。前莊公二十五年。特書伯姬歸于杞。是必爲杞夫人。其有子則世子也。至是杞伯有疾。伯姬恐其子不得立。因適母家以朝其子而託之。明年杞伯卒。伯姬子成公嗣立。亦何嘗不以得託于魯。而始定哉。夫當時世子之多故。自天子以及于大小諸侯。一歲中凡三見。春秋連類書之。亦凡以觀世變也已。

夏公孫茲如牟

〔管見〕牟杜注牟國泰山牟縣今山東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管見〕前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介人來朝時以經之正義不繫乎國名未及詳之今攷地志山東濟南府無牟縣惟登州府之寧海州有牟山在州北七里山之陽地勢平廣漢武帝封齊孝王子渫為牟平侯牟平之義取諸此其登州古蹟所載又實有牟城在福山縣西北三十里世傳春秋時牟子所築是足據矣按禹貢所稱青州萊夷即今山東萊州府牟城屬今登州府境又在萊夷之東枕海孤懸遼而僻陋非魯之聘問所及亦必無與通婚姻者公孫茲獨何所為而如牟哉度僖公即位及五年皆公子友當國昔莊公有疾問後於公孫茲之父公子牙牙以慶父材對莊公以語公子友友請以死奉子般遂假公命酖殺叔牙雖立其子公孫茲為之後茲與公子友忍而同朝詎得忘父之讐而不謀有藉以謝乎值僖公四年齊會師伐楚

服之。又以陳侯將背盟辭而伐陳。公弗欲。先歸以師授公孫茲。則其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陳成。是當帥師還矣。師以今年夏及魯。公孫茲輒以所師之師。攻公子友之官。而求殺之。不克。師散。知必討。大刑將至。乃負罪而逃。不敢如他國。而獨如齊。亦謂舍此。不足以為藏身之固也。是後公孫茲居齊十二年。當僖公之十六年。春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公孫茲聞之。殆自齊而潛歸于魯。使人白僖公以求宥焉。于時僖公則以公孫茲者。啟於專兵。以譽執政。是為亂道。雖事行而未成。不可恕以死也。惟以公族有罪當刑。不加顯戮。而諭令自殺。使若道以疾終者然。則可耳。故公孫茲不得其死。而亦祗書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與書公子季友之卒。不嫌從同。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王世子于首止

管見范氏甯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王世子與諸侯齊列高氏閌曰諸侯何以會王世子定世子也於是子帶有寵於惠后世子危不得立桓公率諸侯以會之所以定世子也李氏廉曰襄王與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年傳云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已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按史記稱得實當從之蓋惟襄王非惠后所出故惠后欲立其所出之叔帶耳然非惠王之意也惠王初立二年遭庶叔父子頹以周大夫邊伯等名燕衛之師伐惠王惠王奔溫已居鄭之櫟四年鄭與虢君殺子頹乃復入惠王庶孽之謀篡代雖嫡嗣既正尊位而禍猶不免惠王實身歷之豈肯復自廢其嫡后之世子鄭而改立繼后之庶子叔帶乎故雖不能堅拒惠后而亦未嘗竟從惠后也若使惠王與惠后同欲易世子首止之會且盟惠王何以不禁世

子之出交諸侯哉就令世子竊出及其既交諸侯而歸于周患王何以絕不咎世子哉然則此會盟之定王世子者本由患王不欲易世子獨聽其善自為謀而已于時世子得渝其意于不言乃思藉畿外諸侯相與成翼戴之勢以是而有此會盟也且爾日之會盟自齊侯倡之亦必非無因者周本紀言世子之母早死不著其氏其殆為齊女姜氏而史闕之耳世子之母為齊女姜氏故王世子得通其意於齊侯齊侯乃倡會盟之議以大合諸侯也不然齊侯雖為伯主得以雄長諸侯適值王有家事將廢其世子齊侯苟非係世子之出自齊極知惠后陳嬀之欲廢之而惠王不許彼其會諸侯於首止而繼以盟者是黨王世子以齮王矣王將怒焉王世子亦無賴于齊於理何居于事奚濟乎至首止所在舊無實指竊意王世子出會諸侯去周畿不得太遠致其近畿之地如鄭許之間為今襄城縣其山志有首山在縣南五里史記申公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夷狄五在中國皆黃帝所常遊首山其一也莊子亦稱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該拜觀之。詩山。正爲襄城之表。其野則以首止名矣。止即趾。昏禮儀市社皆北止。其証也。首止謂首山之足。耳山足曰麓。此言首止。與詩言旱麓。書言大麓。其取諸足爲一例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管見　諸侯盟于首止。欲同心以翼戴王世子也。王世子不盟。故但稱諸侯。

鄭伯逃歸不盟

管見　鄭伯之逃歸不盟。蓋竊料周惠王不能勝惠后。王世子鄭亦不能勝叔帶也。若惠王一崩。惠后專命。此首止之盟無益於王世子。徒構怨於叔帶而已。今王世子遠交諸侯。乃叔帶則關其近。結戎翟。苟王室難作。諸侯不及援。叔帶竟立。必將召戎翟。以逞憤於諸侯。鄭爲近畿之國。當先受其禍矣。何爲也哉。以是而逃歸不盟耳。至左傳稱王

仗周公名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撫之以晉可以少安其意益謂王恨齊桓之欲定王世子故名鄭伯以從楚令晉新鄭按此恐未必然觀後及僖公八年王以十有二月崩其先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其所稱王人亦必爲周公之等乃足以會諸侯而主其盟人為賤辭賤其在王朝而尸位云爾非謂下士之微者此王人之來蓋王世子請於王王命之往欲令諸侯尋首止之盟以急謀王室恐少緩則不遂事也當是之時王人及諸侯會于洮鄭伯乃悟王心之終不惑王世子亦善自爲謀其諸侯之盟于首止者復盟于洮固貴足以翼戴王世子也以故於首止則逃歸不盟而於洮則復改而乞盟有不恥於翻覆者權是以推王於洮之盟且有後命以命王人使諸侯即得卒定世子豈於首止之盟乃有前命以命周公使諸侯不獲畢定之乎哉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管見〕弦杜註弦國今河南汝寧光州西南有弦城是已此與江黃接境皆楚疆之外蔽也自僖公二年齊侯及江人黃人盟于貫三年又會於陽穀則知四年之春正月齊侯會諸侯之師伐楚其遂得入楚之隘塞以次於陘者實由江黃通其道也楚能忘情於江黃而不圖有以滅之乎惟用師必按地形楚蓋揆其遠近難易之勢欲滅江黃先滅黃欲滅黃尤當先滅弦故滅江猶在文之四年秋滅黃則在僖之十二年夏而滅弦乃即在今僖之五年秋也滅弦即滅黃之漸弦子奔黃黃當以是懲於齊矣然計滅弦之後浸而滅黃皆在齊桓霸業極盛之時而要非德威所被實足以致大畏小懷則東海之雄難長莫及既無救於已滅之弦又安能卒保將滅未滅之黃也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管見〕春秋書日有食之皆指不當食而食言詳見前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書干支書朔春秋有偏

畧者亦有全
畧者此從詳

冬晉人執虞公

〔管見〕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許晉使八月晉圍上陽冬十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家氏鉉翁曰虞公天子之公也書晉人執虞公討晉也故人晉而不去虞公之爵論者責虞而不治晉豈春秋意哉汪氏克寬曰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蓋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國之君爾再按此書晉人執虞公亦譏虞大夫之皆不臣也僖公二年晉將伐虢以璧馬假道於虞宮之奇嘗諫之豈曰非知及虞公不聽以師與晉師滅虢下陽是時宮之奇可以去矣

而何為不去。夫非牽係祿爵。以苟安乎。既歷四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其志欲滅虢而即還以滅虞。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諭。亦聞宮之奇之諫之也。於時以虞公不聽。乃自炫其知於人曰虞不臘矣。晉不更舉矣。輒盡以其族行。是直忍於棄君捐國。以自謀其身家已耳。後之說者猶或指為忠而賢之。大誤。至若虞大夫井伯被執於晉。晉以媵秦穆姬而無所用恥其畏死偷生之狀。益不屑置議矣。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管見】新城杜註鄭新密滎陽密縣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左傳曰及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范氏寗曰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綏合諸侯冀戴世子盟之美者其盛於此而鄭伯避義逃歸遺叛霸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按鄭都在今新鄭縣新城為今密縣在鄭之西與周畿偪近齊魯曹宋在鄭東陳在鄭東南衛在鄭北其會師伐鄭不由新城諸侯何以必圍新城也哉竊計前莊公二十一年惠王以子頹之亂故出居於鄭之櫟鄭厲公及虢公胥命於弭同伐王城殺子頹復入惠王惠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註弭鄭地當在今河南開封府禹州密縣境虎牢河南成皋縣也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有虎牢城蓋自平王東遷鄭桓公西周之封國已亡其子武公始滅河南虢鄶二國而有之為新鄭則知虎牢以東至於密皆武公之略也其後周桓莊之際鄭伯寤生爲王卿士而不臣王奪其政當必有侵削鄭地以入於周者及惠王以亂臣立子頹出居鄭鄭伯突以師殺子頹而入

惠王。惠王以其有功。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則其東當即至於滎矣。據是以推。鄭之滎稱新滎。新滎之稱新城。皆以其克復舊壤。而新之耳。是後當惠王復入之十九年。為僖公之五年。惠王之世子復偪於惠后之子叔帶。危不得立。齊侯會諸侯盟于首止。欲以定王世子也。而鄭伯突之子文公捷。乃獨逃歸不盟。是其背惠王之世子者。即所以背惠王矣。前鄭伯突以復入惠王而惠王賜之地。今鄭伯捷不欲與諸侯定王世子。而背惠王。不當仍奪其賜地。以入於惠王也耶。其賜之自虎牢以東。其奪之則自新城。以西。齊師及諸侯之師伐鄭。所由必圍新城者。殆以此夫。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管見夏諸侯伐鄭圍新城。及秋而楚人圍許。蓋欲攻諸侯之所必救。使解新城之圍。故傳以為救鄭也。按僖公四年。

齊侯會伐楚其先三年中楚再伐鄭一伐鄭於鄭何怨乎五年齊會諸侯盟首止以定王世子鄭伯逃歸是時楚人方滅弦而弦子奔黃矣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楚人乃復圍許以救鄭於鄭何德乎總之鄭覩齊而楚必伐之侵之鄭若畔齊則楚不伐之侵之而轉救之徒欲與齊爭霸而已豈誠於救鄭者哉且其意在救鄭而輒舉無名之師以圍許鄭實有罪而陰受其庇許本無辜而代受其殃又安得指為救鄭以盈其圖許耶故春秋貶而人之但曰楚人圍許而不言救鄭其諸侯遂救許者於時齊侯主兵蓋謂救許急而伐鄭可緩楚重而亢鄭猶輕耳許何以必當救劉氏敞曰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也趙氏匡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夫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圍已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為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且所稱武王昔克殷微子啟如是亦大誣也此二說皆不狃於傳文故為得實

冬公至自伐鄭

管見 胡氏銓曰不至救許而至伐鄭者伐鄭本事也救許遂事也是矣再按救許之事已竟伐鄭之事猶未竟則公雖至自救許其心亦猶未得釋然於伐鄭也故獨以至自伐鄭書焉觀明年春齊人伐鄭雖不更勤諸侯豈及此年冬之師還公與諸侯曾不計及也哉

七年

春齊人伐鄭

管見 去年夏伐鄭圍新城罪鄭伯逃首止之盟不務同定王世子以寧周也此合於公義故齊及諸侯皆著其爵焉至此年春齊獨伐鄭不合諸侯則以去年伐鄭圍新城之秋鄭伯潛致楚師以圍許知必有姦人為之通於楚者是

不可以不討耳。如下書鄭殺其大夫申侯正以此。當春之齊伐鄭也。傳稱鄭孔叔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夏。鄭伯殺申侯以說於齊。張氏洽曰。傳載陳轅濤塗譖申侯之事。甚未可信。而其言申侯爲申出。自楚奔鄭。理或有之。惟申侯不忘故國。所以道鄭伯背齊從楚。以啟霸主之討。鄭而致殺身之禍。與此論極允。但鄭之殺申侯以說於齊。齊獨借以逞其私憤而已。於公義未有合者。故前之會伐鄭。書齊侯。此復獨伐鄭。則不書齊侯而人之。

夏小邾子來朝

管見 小邾。杜註。邾之別封。故曰小邾。宋忠曰。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邾子。今山東兖州府滕縣嶧縣。並有郳城樂史云。郳城在承縣。文獻通考云。郳城。今沂州嶧。即古承地。屬沂州。據此二說。則在嶧者爲近。按小邾之稱子。何氏

休曰齊桓公白天子巡之也其不朝者杜氏預曰郳犁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然則春秋於此年夏特書小邾子來朝欲著郳本未成國不在列爵之數其得號國以小邾而舉其爵為子者實自今以始耳所以尊王命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管見〕去年秋楚人圍許以救鄭解新城之圍實由鄭大夫申侯有以致楚師也此固齊侯所欲得而甘心者然申侯之於鄭則有功矣及齊侯來伐鄭鄭伯遂殺申侯以說於齊是誠何心哉據左傳云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當鄭厲公奔之前二年為鄭大夫又有寵於厲公厲公卒繼為文公大夫至是已二十年其專利不厭不將視在楚為加甚乎鄭文公之欲奪之久矣前閔公二年書鄭棄其師以鄭大夫

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將兵於河上以禦狄既至陰令士卒散歸高克知不容於文公而欲逐之將以收其所有之利遂奔陳因是以推前借禦狄人以衛國撥謀逐大夫高克而不嫌使詐令借卻齊師以救國顛思殺大夫中侯而不憚用忍一皆以利令智昏故出於此試思逐一大夫高克既使其師不復用命再殺一中侯又使其臣不復效謀文公將何以為國乎此春秋書鄭棄其師及此書鄭殺其大夫申侯獨重有慨於鄭而其所以責鄭伯者為至深也至申侯之足以殺其軀劉氏敞曰鄭伯內忌而殺申侯中侯雖不當誅其貪侈争欲亦有以取之是皆經文言下包蘊之意並有待於指明者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見甯母杜註魯地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二十里有穀城鎮即其地也案此盟于甯母齊侯主盟諸侯之會者惟公及宋公而已則非與諸侯盟也為度其時蓋以僖之五年齊侯為首止之盟以定王世子於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皆有危不得立之意乃思宋公之輔齊覇甚三十年齊侯信之遂因宋公以達於齊侯乞齊侯蒙前首止之盟以定王世子者降而盟諸侯之世子使得以俱定也齊侯既許宋公宋公請以甯母為之盟所甯母本魯地故公亦得會齊侯宋公以與其盟焉考莊公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本世子也而陳侯欲立嬖姬之子款由是嬖姬譖殺御寇陳侯乃以款為世子豈誠世子也哉且昔陳厲公之子敬仲完以黨於御寇亡在齊其少時周史筮之吉曰此其代陳有國乎則欲定世子款非得齊侯與盟則敬仲之在齊或欲因齊以求入國而款之為世子危矣從可知甯母之盟殆陳侯杵臼之預為款謀而出於此者至若鄭世子華亦得從款以

盟於甯母則非鄭伯所使而鄭世子之自為謀耳初鄭文公報叔父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雖為世子未有寵於文公文公有賤妾燕姞夢天使與之蘭曰以為而子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文公見而御之亦與之蘭生後所立之穆公遂以蘭名此亦足以危世子華矣華母陳嬀出自陳則華為陳甥也甯母之盟陳侯為其世子款謀及鄭世子華得間而欲從之盟華亦陳甥何不可使與其子款同借成於伯主也耶惟當是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母陳世子款未有失言而鄭世子華則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而管仲斥以為姦且謂子華既為世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齊侯乃辭其請而使與陳世子款受其所得盟者以歸大意蓋謂世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不共是懼毋忝明神如是則已季氏康曰此會以齊伯對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

之人倫而寧母則正一國之人倫也家氏鉉翁曰按左傳管仲可謂以禮服人桓公可謂樂從諫知自克者寧母之會聖人與之其在此乎

曹伯班卒

（管見）此年秋七月書曹伯班卒下書冬葬曹昭公似乎常例而不知其乃特筆也何以言之盖曹伯班謚昭公其前固有曹伯赤謚僖公者赤初於魯莊公二十四年冬以戎侵曹偪已立之世子羈出奔陳遂篡代之即以是年未書之月號稱元年以志始因是曹之世次叙僖公赤之元年即接莊公射姑三十有一之終年直若其間並未有世子羈嘗為莊公所立而及踰年改元者此其無君蔑嫡之險狠春秋深惡而痛絶之故及其在位九年當魯莊之三十二年其卒不書卒其葬亦不書葬特舉其國爵名謚一切削奪以絶之於曹益明用赤之所以處世子羈者還以處

亦云爾。但前之於亦，不書卒楚，其意在不言中。乃復於此班書卒，亦書楚使，讀者得以對觀而互證也。若惟執常例以求之，惡見春秋書法之深且遠哉。

公子友如齊

〔管見〕是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齊侯還，公即使公子友如齊者，以甯母為齊地，特使拜齊侯之貺寵玉，出辱於敝邑云爾。夫甯母之盟，魯獨以地主與焉而已。至若宋公為陳鄭兩世子以成此盟，則其當率陳世子欵、鄭世子華以如齊拜盟者，宋公亦必自行，而不得以代，固不言可知也。春秋列國之君，尊衆霸之，其因事致謝，類周詳如是矣，故知公子友如齊，非為聘也。聘常事，不書。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管見洮杜注曹地今山東兗州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按此八年春王正月齊合諸侯盟于洮尋前五年夏之盟於首止也皆以定王世子爲主首止之盟王世子自來至此惠王有疾王世子不來而王臣來其來必請於惠王其王臣必爲周卿而經書王人者賤其屬王朝顯秩不充與戴王世子而徒外倚齊桓之覇諸侯爲之一盟再盟以定之耳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而陳則爲世子款者陳侯杵臼以此後五年卒其有疾與否未可知而要必托疾以辭焉其使世子之意則欲款之因以親諸侯也前寧母之盟既得親魯公齊侯宋公矣此而與於

洮之盟則並得覲王人以及於衛侯許男曹伯也夫非陳侯特假之事權以期增重於世子歟乎至於鄭伯乞盟則稔知王世子之已定也盟首止既四年矣請惠王將易世子初無明言彼惠后雖寵叔帶而惠后未能尋命叔帶亦未遂作奸即王朝之臣皆不見其果有異向以分朋植黨者凡會首止之盟得以鎮伏焉耳及今年春而惠王有疾有人自王所來齊侯復會諸侯以盟于洮再首止之前盟則王世子之不可動搖益決然而無疑矣以故鄭伯洮盟於首止者乃更乞盟於洮焉趙氏鵬飛曰逃之為義逆賊之事也然則乞之為義即乞丐之事也所以醜鄭伯者不已至哉

夏狄伐晉

管見狄橫帶於北其入侵中國者非一路此狄之代晉傳稱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杜注平

陽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今山西平陽府寧鄉縣西大河津濟處也然則此狄之來蓋自今山西朔平及陝西榆林二府境與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公二年狄入衛皆緣太行之阸險絕亘為往來者不同當分別觀之又按是時之晉為晉侯詭諸承武公之以曲沃并晉又自滅虞虢有之本都翼復徙諸絳地界黄汾之險而狄之來伐竟敢至今平陽寧鄉之采桑當大河津濟處其橫恣已甚雖幸里克之能敗之狄反走而傳又稱梁由靡曰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明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夫以凶很好殺如里克而畏衆狄之强惟恐速之不憚示之弱以貽後患則知狄勢之烈終以不可懲遏為戒敢云攘滅乎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管見魯之稱禘其名義已詳閔公二年之吉禘于莊公矣蓋成王賜魯重祭使禘于周公之太廟則凡太廟之祭皆

得通以禘稱故此于八年秋七月祭于太廟用致夫人亦曰禘于太廟也凡諸侯之五廟並在其朝之左以太祖為主則獨總稱太廟太廟而已所謂夫人者指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成風言妾不廟見知成風在莊公時非當祭從夫人初未嘗入太廟矣及僖公繼閔公立已歷八年皆有事于太廟君夫人獻君毋不獻則更欲因夫人以入太廟而無由也至是乃以莊公未得引為夫人遂欲於周公太廟中正其為夫人之號則所以致之耳其致之謂何蓋以其母成風之功德不見于先君治寧之日而大著于後嗣危難之交其有子而屬賢輔卒使慶逆克殄舊邦是賴擬之夫人取諸扶相為義此實有力而不愧也安得不卒承為夫人哉於是以情告于莊公之廟即迎四廟之主以合于太廟之始祖周公乃假始祖周公之靈為之冊文使祝史命成風為夫人進成風於太廟而拜受之其斯以為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也與致為推極之意僖公即位八年成風之為君母亦八年羣臣萬民誰敢不謂為莊公夫人者至于禘

于太廟以僖公之妾母推而上之以及十七世之始祖周公爲之正其夫人之號其稱虛爲崇奉者豈復有加乎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管見趙氏匡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叔帶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至二月當已定何得遲之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是左氏不足憑也王氏樵曰左氏謂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恐秘不發喪難于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秘喪爲欺也秘不發喪蓋後世之事取權一時信史書之亦必從其實恐致後史可見豈春秋乃有此事因其權秘一時遂從其虛曰而不改乎按二說辯駁詳盡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管見宋公書卒不書葬者避天王也禮記曾子問曰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據此則諸侯之於天子與大夫之於君義同去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今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則宋公茲父必承其父御說未終之王服服之不敢為私服也夫服以王服為主則葬亦以王喪為重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本為定禮由此計之自宋公御說卒之正月以及其當葬之五月固猶在天王未葬之七月內矣以故宋公御說之喪雖不能過時而不葬當其葬也其子茲父亦不敢以葬日告於諸侯而使同盟者之來至是特殺諸侯之葬禮以重王喪也宋不告葬魯亦不會葬乃只書宋公御說卒不書葬宋桓公視隱公三年春王三月庚戌天王崩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

宋穆公。皆宋公之卒也。惟穆公葬在天王既葬之後則書。而桓公葬在天王未葬之前則不書耳。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管見去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世子襄王即位其距崩時不得過十日此周書顧命及康王之誥畢立為定制矣今年春王正月當改元為襄王元年于時世子正尊位周室已寧。固由齊侯前合諸侯以盟首止及盟洮之力矣而於是年夏又復為之會諸侯于葵丘者非諸侯之自為會也。以有宰周公特來王命以來命于諸侯諸侯皆逆于葵丘以會之耳宰周公何以來會據左傳所紀但稱王使賜齊侯胙而史記齊世家乃并稱賜彤弓矢大路是則命以牧伯之事得專征伐矣按此說必合看乃得益惟命以牧伯始克酬往時翼戴之勲亦惟牧伯得專征伐乃足防

後曰叔帶之名戎亂而不靖也然春秋不書宰周公之來錫命而但以會稱者後僖公十一年夏傳言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平戎于王而齊師不及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十三年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欲王召之是則與此年宰周公之來錫命其旨全相背故春秋削之而不書耳宋子即宋公茲父也以在喪稱子穀梁譏其背殯而出會是謂無哀持論亦未允蓋是時王在喪宰周公及諸侯皆有國喪適值王宰奉王命來會諸侯策司勳等功之典加之寵錫並非金革之事諸侯之有私喪者惡得避之而不會哉且王命齊侯雖稱優其諸侯之以次降要亦其寵嘉所以及者若之何避之葵邱杜注陳留外黃縣有葵邱釋例曰宋地也今在考城縣東三十里屬河南開封府按地以邱名邱為山類其稱葵則何所取詳核詩小雅云天子葵之大雅云則莫我敢葵又周官攷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並借

葵心向日爲辭意者此邱邱名葵邱殆取嚮闕之意而諸侯之會宰周公于葵邱亦欲自明身雖在外其心固不在王室與許齊桓之伯業自此夏之會于葵邱及下秋之再盟于葵邱其與諸侯一心并力以同獎王室者亦可稱極盛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管見昏之有禮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雖行惡妻不得去地無去天之義也魯之伯姬蓋既嫁而不成好合遂兩反歸於魯此於女敎婦順有乖故春秋於其卒也但書伯姬不稱國所以著其自絕於夫家死無主其喪者然亦無從入祔於廟以配食而垂戒之意深矣按後成公九年宣公夫人穆姜之女亦爲伯姬以二月歸於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杜氏預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欲以致成婦禮爲昏姻之好也夫

經書致女。傳皆以反馬釋之。說者以為女既嫁。恐不安於室。留昏時送女之車馬以待反歸。益示謙也。及三月致女於廟。然後反馬。據此。則伯姬之既嫁而殆未嘗廟見成婦。獨恐而待其三月反馬之時。乃即旋言遣者與為度反歸之故。其夫不必行恐恭貌恐耳。自此九年及十四年夏。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十五年。季姬歸於鄫。是寔聽其女自為擇配。豈非鑒於伯姬之不終。乃不憚犯禮而出於此哉。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管見】按會于葵丘。在夏。時其盟在秋九月。中間殆積百餘日矣。以何事而遂久若此。蓋夏之會葵丘。以宰周公來錫齊侯命。亦並有以命諸侯也。宰周公既宣命。當即以其夏歸於京師。在齊侯及諸侯之被命者。豈得不因而畢至京師。以拜王命哉。計往自葵丘以入覲於王。王旅見而嘉之。使歸寧乃邦。復還至葵丘。見當為秋九月矣。於時諸侯又

以戊辰盟於葵邱者因齊侯既賜彤弓矢大路是為牧伯王乃作訓命以親授之使即宋以申示諸侯耳葵邱之盟孟子特詳其五命凡稱命者為王言是非出自齊桓乃襄王即位改元之初作此以訓諸侯亦如周書顧命之後有康王之誥總呼庶邦侯甸男衛而使之皆聽也按初命曰誅不孝是蓋借以懲叔帶與其連稱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則其思惠王之德為篤不忘欲使諸侯共憎此意耳至於四命則終之以無專殺大夫五命又終之以無有封而不告此更大明天命天討以重戒諸侯之私逞其德怨也齊桓豈敢傲然有是命哉命受於王朝乃申示於葵邱其加以盟者亦謂共凜凜王命以無犯此五禁有則易行無則迪終云爾若是則爾日之齊桓亦當悚赧於王命也而公羊以為震而矜之遂至叛者九國汪氏克寬曰此無可考故趙氏云此盟惟六國會鹹會牡邱皆七國會淮八國並當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又左傳稱宰孔歸遇晋侯將往會於葵邱止之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

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君務靖圖之亂無勤於行夫自齊桓創覇以來晉國未嘗一與其會盟矣且宰孔之先歸自夏何至秋九月而猶在路耶緣經文下與晉侯卒連書遂傳會而為此說耳究之公羊左氏其心皆以癸卯之五命出自齊桓故一譏其震而矜之一又譏其不務德而勤遠畧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管見〕甲子在戊辰前五日經書甲子於戊辰之後杜注孔疏以為赴在盟於癸卯之後者當從之蓋外諸侯之卒赴未至則無可書赴至之日例不書獨書其卒日而已何嫌於甲子之在戊辰前耶張氏洽欲從公羊改甲戌其信傳太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管見〕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為寵驪姬而愛奚齊是奚齊為君之子世子申生不得為君之子矣乃敍僖之九年秋晉侯詭諸卒立奚齊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此殺字與前殺其世子申生兩殺字須一串看益晉侯有世子申生不以為子而殺之有嬖姬之子奚齊乃特以為子而先殺世子以謀立之於時憤於世子之殺者猶無若晉侯何耳於奚齊乎何有至晉侯已卒而奚齊立猶得視奚齊為君之子而不殺之乎然則殺其世子申生即所由以殺其君之子奚齊也特假手於里克而已其實與晉侯之自殺之何以異焉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管見〕公如齊為朝齊也公何以朝齊去年葵邱之會王使宰周公賜齊侯以彤弓矢大路得專征伐是為牧伯牧伯

即方伯也諸侯有朝方伯之禮昔湯爲夏方伯商頌長發篇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即謂小大之國各執其圭瑞以朝於湯猶得爲夏桀聯屬其既叛之諸侯耳今齊侯爲牧伯諸侯朝之亦所以昭禮也魯爲秉禮之國公猶不以朝而如齊乎再觀後之昭公三年左傳載鄭子太叔之言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以是求之則自今十年春王正月書公如齊及十五年春王正月又書公如齊亦正與五歲而朝之禮合則如齊之爲朝齊也決矣而春秋必書此者非爲公之能遵王命以禮於牧伯也言外欲著齊桓之稱霸已久惟此後數年以受王命爲牧伯名分始正其前

皆諸侯私爲推奉總無解於僭也云爾

狄滅溫溫子奔衛

〔僖見〕溫地屬今懷慶府之溫縣濒大河在東周畿內前閔公二年狄入衛衛徙居楚丘仍有國而不滅溫子國於溫

為周司寇蘇公之後。狄伐溫。溫子奔衛。則其國遂失。故以滅、稱焉。攷左傳莊公十九年。周蒍國等五大夫。奉子頹以伐惠王。不克。出奔溫。溫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二十年。鄭伯和王室。執燕仲父。二十一年。鄭伯與虢公同伐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未嘗問其罪於溫也。及是二十餘年。惠王崩。子襄王立。而狄乃滅溫。溫國早宜滅矣。其溫子未嘗猶是立頹者否。而或未及死。亦實死有餘辜也。卒乃奔衛。夫非狄之寬縱乎。獨念今之稱以滅溫者狄也。既非襄王之所能為。其以滅溫而溫子奔衛者。亦狄也。又非襄王之所能。被周室日益衰。而徒見狄之橫行中國者日益甚。春秋書此。益不勝其感慨係之也已。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晉見】去年冬。書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特重識獻公一、適。以嬖子之故。禍自奚齊始。及今年春。書晉里克弑其君

卓又特重罪里克一邊以賊臣之辟惡至卓終也互看則其義並通昔驪姬生奚齊其娣又生卓晉侯必皆子之非世子申生比況其他乎里克殺奚齊為君之子殺卓亦君之子也當獻公疾召荀息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豈嘗遺卓而卒之迨無一濟故春秋即因殺奚齊以識獻公而其殺卓因之矣卓繼奚齊立里克殺卓為弒其君其先之殺奚齊猶非弒其君與是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晉惠公殺之也使謂之曰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伏劍死亦自知其有不得免者故春秋卒因弒卓以罪里克而其殺奚齊亦包之矣前桓公二年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此年書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皆繫上弒字及之不別言殺蓋著其賊不異人兵不異器皆同時及於難云爾荀息有謀有勇觀其假道滅虢遂滅虞者可見及受獻公之託而言矣以忠貞後皆信則當奚齊初立里克殺之於次不及防荀息欲以死殉人曰不如

立卓子而輔之。乃更立卓。值此年春王正月。殆將。奉卓。以舉。即。位。改。元。之。禮。也。而里克乃復不以爲君。而弑之。於朝。於時荀息必在君左右。力爲救護扞禦。湲身犯難而死。夫孰非。其。義。形。於。色。而。不。畏。彊。禦哉。而左傳特引抑詩白圭四語爲斷。似寓不足之意。然春秋書法。以荀息與孔父仇牧同。文。則固有不可軒輊者。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管見 北戎即狄也。狄亦可以戎稱。但以北別之。山戎雖狄類。在狄境之極東。地多山。不從北戎之通號。杜注謂北戎爲山戎。非是。齊侯所伐之北戎安在。即在此年。春滅溫。而據。有。溫。之。狄。耳。春秋特。狄之。入。而。内。伐惟自太行一路者爲甚。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公二年狄入衛。猶未嘗滅之。至此年秋滅溫。溫子奔衛。則據其地。而有之矣。溫在東周畿内。齊侯新受王命爲牧伯。賜彤弓矢。得專征伐。其於此狄之爲北戎而滅溫者。安得而不伐之。伐北戎之舉。殊

桓不煩諸侯而許男獨從齊侯則何也僖公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此齊侯之德也故當其伐滅溫之北戎許男乃特請於齊侯願從之以自効耳其伐之如何經不書圍書戰益因齊侯以許男伐北戎北戎聞之遂逋去而溫之地為滅溫子奔衛前以立子頽而伐惠王有大罪不可使復國則以溫歸之於周而已觀僖公二十四年傳襄王因叔帶之名歸而復作亂出居於鄭明年晉文公納王於周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所謂溫者即溫子之國而滅於北戎之狄者也其先以齊侯及許男伐狄北戎而歸於周可知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管見 稱國以殺即孟子所云國人皆曰可殺之意若謂晉侯殺之里克殺奚齊卓子而逆惠公夷吾入立之既立而

殺里克以說伏劍之時里克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晉語亦載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也由是以思里克可殺而獨由晉侯殺之則非其人也從國之公討可矣

秋七月

【管見】但書秋七月則竟時皆無事晉於是時豈得無事哉計去年秋七月甲子晉侯詭諸卒荀息立奚齊冬里克殺之荀息更立卓令年春里克又弒之禮諸侯五月而葬則晉侯當以去年十有一月葬矣及冬而奚齊殺不得葬越令年春而卓復弒又不得葬以其無喪主也左傳謂此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及秦師立晉侯晉侯殺其大夫里克則此後之謀葬獻公當即始此秋七月矣乃春秋但書秋七月請其竟時無事而不書葬晉獻公者以明獻公欲自絕其嗣初不使遺一孤為喪主得歸其骨於土也云爾何以言之驪姬以毒胙譖殺世子申生遂譖

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刺重耳使賈華伐屈刺夷吾二公子幸而得免若使世子申生已縊而重耳死於寺人披夷吾死於賈華其所私之奚齊卓子又連殺於里克則念茲獻公之置殯於寢其卒有日其葬則無日矣故春秋於其去年秋七月甲子至於今年秋七月其久不得葬而適然得葬者不書雖獻公死無所知亦足為天下諸侯之溺於嬖寵作大戒也

冬大雨雪

屢見雨雪不一異其大耳左傳曰平地尺為大雪此解大字蓋自尺以一非止於尺也致漢書載六封二年大雪深一丈則是異而又異者此書大雨雪殆不至此然其稱野中鳥獸皆死牛馬踡縮如蝟大雨雪則固其必然矣物猶如此民何以堪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管見汪氏克寬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欒祁犂。而傳言欒祁。經書箕鄭父胥甲父。而傳止稱箕鄭胥甲。被丕鄭父之與里克。謀殺奚齊卓子。而名立外之亡公子。徒欲挾以要寵利耳。據晉語所載。里克丕鄭使屠岸夷告重耳。重耳不急求入。賂不行則已。其呂甥郤稱告夷吾以賂秦求入者。亦里克丕鄭父之所許也。秦使公子縶告夷吾。夷吾私於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乃許割河外列城五。歸之秦。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此三賂者。晉侯其償乎。故晉侯一入。即使丕鄭父如秦修好。且謝緩賂。亦遂爲之辭以殺里克。使之伏劍而死。而其賂乃可以已。至丕

鄭父之如秦。左傳誌其請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聞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此其既納晉侯而懷貳心。亦憤於許賂。而背之耳。及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是必以其故白晉侯。而殺之者。春秋前書里克。此書丕鄭。皆罪之。埋其黨無足云矣。而里丕皆稱國以殺者。晉侯賂重不可償。必背之。背賂必生亂。非殺無以除也。是屬私意。非公法。故皆不曰晉侯殺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管見 薛氏季宣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為會而從夫於外。則非歸寧之禮矣。汪氏克寬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有防制云爾。彼夫人姜氏為齊侯之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

孫姬皆無子或有女也僖姜之自出未嘗爲難大抵其母既卒所欲歸寧者惟其父齊侯耳然齊侯同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皆有子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其於僖公之夫人姜氏皆非其母而如母者不寧之則乖於形迹並寧之則遂其性眞故於此年夏伺齊侯之在陽穀以情語公使公往會齊侯而已從之則不必如齊而有以寧其父矣以是而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也然意欲歸寧而不免嫌於其父之好內多寵由爲避就夫豈有合於歸寧之禮意哉春秋書之以示譏也與前莊公二十七年秋書公會杞伯姬於洮畧同但伯姬爲莊公女庶出也嘗其既嫁而歸寧莊公恐伯姬至魯爲新入之嫡母哀姜所凌故往會於洮以止之在伯姬初無此意若此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則由姜氏欲遠其如母之母而與僖公謀之非齊侯使之出於此也是則其情事之各別者

秋八月大雩

管見曰此年書秋八月大雩明年書秋九月大雩於雩無譏焉獨譏其用大雩耳秋八月及九月皆趣民種麥之時麥爲接絕續乏之穀尤所重也於此而旱則麥不得種歲中將無麥苗矣惡得而不雩雩爲吁嗟求雨之祭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舞師教皇舞而舞旱暵之事此爲因旱而禱不得謂之大雩如月令云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樂與孟春祈穀之祭同非當旱而禱者比也雩不必皆於帝雩於帝然後爲大雩至於以旱禱雨其雩不過山川社稷辟公先正而止詎敢數瀆上帝也哉若當旱既太甚不得已而大雩帝則亦有之如詩大雅雲漢篇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是其證已魯自伯禽始封以來得用天子之禮樂由成王賜之其仲夏之大雩帝不可輕議故春秋皆未有書者及是爲僖之十一年以秋八月因旱而禱其雩輒用仲夏之大雩明年爲僖之十二

年以秋九月因旱而禱其雩夜用仲夏之大雩是則天子所不敢數瀆上帝以輕用者魯僖則於二年中巳嘗用之矣是可以無譏乎再按左傳曰龍見而雩此正言大雩也注以建巳之四月當之似與月令稱仲夏之月大雩帝者不合然龍為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心亦名大火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指心宿昏見於東方言心居蒼龍七宿之中則當孟夏四月之昏時其尾與箕固應與心俱見矣至仲夏之月月令稱昏亢中中為南方之午位蒼龍七宿其第二者為亢自亢至箕凡六宿於仲夏之初昏猶次列於東方則雖有斗牛綴於其下而蒼龍之全象不可掩以是通指仲夏建午之月為龍見之月又豈得以為不然因附辨於此

冬楚人伐黃

管見 按齊桓伐楚在僖之四年明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又六年楚人伐黃明年楚人滅黃春秋書之特以著楚之

強、橫、終不可禁制耳。說者或咎黃之不宜背楚、又或責齊之不克救黃、其論皆近迂。今試思之、黃不背楚、其得免乎、齊雖救黃、其有濟乎、此足以決其必無倖者。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管見 汪氏克寬曰、江黃二國之君、皆不書以其君隨、亦不書其君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者也、故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按此論與胡傳同、特為江黃二君生色、亦足見前之與齊盟貫會陽穀者、非徒然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管見 按陳侯杵臼自僖公六年夏會齊侯及諸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亦及諸侯救許以後七年秋七月齊侯為甯母之盟陳世子款始得託於齊侯八年春正月齊侯復為洮之盟陳世子款再得從於齊侯皆其父陳侯杵臼使之者至九年夏齊侯會宰周公及諸侯於葵丘九月諸侯盟於葵丘而陳侯不與蓋以有疾故而世子款亦侍陳侯疾而不得離耳十年及十一年陳侯外絕諸侯之事以國政委世子款代之而疾亦不減但茲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陳世子款嗣立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管見　此侵衛之狄。即前此之初伐邢。繼入衛。卒滅衛者。所得掠無算。一任取攜。惡得不長。諜四出。爲寇哉。顧衛之落都在河北。今徙居楚邱。則在河之南也。以河爲阻。當得綏狄之長驅矣。無何及此年春。而狄復侵楚邱之衛。雖謂河廣不能旋濟耶。但春秋特書侵衛。而不書入衛。則衛仍有以備狄耳。閔公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足徵其能除戎器。以戒不虞矣。又僖公十八年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復師於訾婁。狄師還。此又足徵其國人不貳。一旦有急。可與同患難矣。若夫國之有城。即易傳所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故之狄侵衛而未能遂入。亦賴有此。然則僖公二年。齊桓以諸侯城楚邱。其功亦不可沒。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記鹹杜注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按鹹之會左傳以為淮夷病杞故杞之封自殷以前者在緣陵與淮夷接傳據明年春書諸侯城緣陵言之是矣其會於衛地者在衛侯新被狄難則諸侯以有事而會皆就其地以致同盟相恤之意可也周官大宗伯以恤禮哀寇亂注謂兵作於外為寇是天子之於諸侯猶有恤禮屬在同盟而可闕乎且此會為欲城緣陵也此年春之狄侵衛而不至入衛亦由前僖之二年齊侯合諸侯以城楚邱故然南淮北狄其寇同病杞侵衛其患亦同則會諸侯而告之其言城緣陵之利即指見前城楚邱之利以為驗事本一轍必復為諸侯所深信而樂從者至左既稱淮夷病杞故又曰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

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恐未必然益周之戍雖由王子帶召之去年王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今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欲王召而反之夫齊侯苟欲使諸侯戍周以備戎難又復使言於王欲王反其召戎難之王子帶揆其情事豈不大相背戾也哉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管見】僖公九年夏會於葵邱宰周公以王命賜齊侯彤弓矢大路得專征伐是誠為牧伯矣凡諸侯之於牧伯有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之禮故其明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始朝齊也及茲既歷三年則當使其大夫聘矣從可知此年冬之公子友如齊非以他事為聘齊耳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管見〕緣陵。杜注杞邑。後漢志。北海郡有營陵縣。薛瓚曰。春秋謂之緣陵是也。其故城在樂昌縣東南七十里。今屬山東青州府。按杞國有二。在今山東青州之緣陵者。殷以前所封。周興以其僻陋在夷。不足以備二恪。乃求夏後得東樓公。別封於今河南之杞縣。亦不廢緣陵舊封。說者多混而為一。試思緣陵為杞。諸侯之城之。固以淮夷病杞故也。若泥指周封之杞言。其國在中州河南。淮夷東濱海。相距絕遠。將何從得病杞哉。城緣陵之役。齊侯已命為牧伯。可以令諸侯。故書諸侯城緣陵若前之城楚邱。猶是號稱伯主時耳。諸侯非其所屬。故不得以諸侯書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管見胡傳謂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此理之所無亦事之所有也但其看遇字使字太泥耳左傳載昭公元年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強使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惟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以順也適子南氏此非女之自擇配乎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亦與自房觀之一類指為淫通則過矣且經文書遇亦非正貶季姬說諸侯相見有遇禮於時公及鄫子遇於防謂以禮也季姬因其遇而竊見鄫子則亦過鄫子矣防在魯東南鄫屬今費縣鄫國又在費南屬今嶧縣魯都曲阜距防遠季姬何由得至於防而會鄫子公使從己以如防也季姬遇鄫子由公使之則其使鄫子來朝亦從公使之矣從者遂人謂以意也其來朝即納幣之謂僖公胡以出此前於九年秋七月乙酉書伯姬卒其於季姬以為父兄弟

者伯姬既嫁以其夫貌惡而有遺心不安於其室悔自反歸於鄫。鄫子卒遂絕繫於夫家莫得與其廟祀僖公哀之故爲季姬擇配將許鄫子而欲先得其女之心許也乃使季姬及鄫子遇于防焉既過而季姬無言於是僖公復使鄫子以納幣而來朝也明年九月季姬歸於鄫按僖公之爲季姬謀實自遇鄫子于防又定使鄫子來朝以聘季姬而春秋皆不言公者爲其溺愛犯禮而諱之也諱之即所以譏之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晉。沙鹿山名不稱山者言崩則其爲山可知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四十里非晉地左傳載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國幾亡暗對明年之戰于韓獲晉侯以爲事應其說妄也沙鹿爲山何以崩爲地震耳凡地震之甚者則必至於山崩詩小雅十月之交其三章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非其證與春秋於地震而山不崩者則通書地震如

從文襄昭哀時凡五書地震是已若地震而甚其山之屹然如沙鹿者亦不免於崩則獨書其山之崩而止蓋地中有山以名著者皆表爲巨鎮此而既崩則其他地裂水涌陷城郭壞屋廬壓吏民之類尚何待言哉

狄侵鄭

管見 鄭與楚邱之衛並在河之南去年春狄既渡河侵衛則鄭亦當有以備之可知今年秋八月狄之侵鄭特以不利而遽還耳鄭亦懼之而已不復渡河窮追以遠後之報復也故但書狄侵鄭無他辭

冬蔡侯肸卒

管見 春秋書蔡侯肸卒欲不没其生平而表之也蓋自莊公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是時必以其子肸監國也莊公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其蔡人非肸而誰是猶同奉齊桓爲伯主而欲托

其國於齊矣莊公十四年荊復入蔡入則國破而胙不為
先君獻舞之績苟非有以自立而豈得免哉及莊公十九
年蔡侯獻舞留卒於楚蔡侯肸始立前既監國十年既立
又經二十九年而卒此其前後四十年中不敢貳楚亦不
至為楚所忌并蔡之不絕微肸之力不及此雖蔡世家載
齊桓伐楚先侵蔡蔡潰遂虜蔡侯而蔡侯不避甚知齊桓
非楚成之比北杏之會齊能忘諸乎已而諸侯為蔡謝齊
齊侯歸蔡侯是固肸之意中事非倖脫也惟其故心國計
總以偪近強楚為先圖多歷年所道處莫被則有功在社
稷而無可紀述者故春秋特書其卒以明蔡侯肸之有終
其生前實可為無負也而左傳於僖公六年云秋楚子圍
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公胙將許僖公業以見
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以降楚試
思僖之八年齊侯合諸侯盟於洮九年又會盟於葵邱許
男皆與焉何曾見其降楚哉且其降楚之態蔡侯肸使許
男出於此必其先實自為之若然則楚子早執蔡侯肸以

歸亦與其父獻舞同陷卒於楚而泯滅不聞矣而春秋乃於是年冬書蔡侯肸卒是足以辨傳之誣妄失實而後世之有蔡侯肸亦即賴春秋筆之以死而不朽也至其書卒而不日或謂蔡赴本闕又或謂魯史從省皆非是蓋蔡侯肸之卒蔡固以日赴魯亦依其赴日記之惟僖公不識蔡侯肸之先君其卒為當恤徒以蔡貿從楚雖來赴而不使其大夫往弔若不知其卒之日然春秋所為削其日以示譏耳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管見〕公如齊亦為朝齊也凡諸侯相朝大抵無定歲亦無定月至諸侯之朝牧伯則或定以五歲其朝又或定以正月故前於十年書春王正月公如齊此於十五年再書春王正月公如齊也

楚人伐徐

管見前僖公三年夏徐人取舒舒能不思有以報徐乎然徐舊稱戎自莊公二十六年公會齊伐戎戎服于齊春秋則已改戎稱徐矣戎服于齊徐有急齊必救之是舒欲報徐非借力於楚不可舒本楚之與國故魯頌以荊舒連稱爲此而請於楚以伐徐楚亦有必應者但徐人取舒之時江人黃人於先年盟齊侯于貫是年又會齊侯于陽穀其明年爲僖公四年齊合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楚懼使屈完來盟既盟于召陵齊師乃還楚益深疾江黃近楚之國不從楚而遠結於齊其志必欲滅之也僖公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此即楚將滅黃之漸矣而仍不急圖之乃屢蓄其勢於四年中當僖公十一年楚人始伐黃十二年遂滅黃楚之怨亦稍釋矣舒乃於其滅黃之後二年乘間以請於楚欲報前之十二年徐人取舒及茲既久而未得報者于時楚既滅黃亦未始急圖有以並滅江也乃許之以

故於此十五年春王正月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管見曰舒服於楚必乞楚師以伐徐徐服於齊亦必乞齊師以救徐矣齊侯既命為牧伯得專征伐其以楚伐徐而會諸侯之師以救徐無不宜者故春秋書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皆書其爵以善之其先盟者亦以救患分災恤鄰討罪為辭而止左氏以為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按葵邱之盟以奉王之五命而宣示諸侯故盟其命辭全與救徐無涉不兼尋葵邱之盟說亦可矣牡邱杜注地名缺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七十里有牡邱或云即春秋會盟處據此則牡邱為齊地惟諸侯往會齊侯以盟於此其師各使大夫帥之皆不至於牡邱統以匡為屯駐

之完所已也

遂次于匡

晉見遂非緩辭蓋言諸侯方盟於牡丘而其師即已次于匡而待諸侯之至耳凡軍所止舍爲次此諸侯救徐之師皆屯駐于匡是謂次于匡也或疑爲遷延以誠救徐之不力非是救徐之役使大夫帥師則師之次于匡有次而行者以從大夫仍有次而不行者以衞諸侯行者志於救徐所向無前其不行者踞其後以壯聲援亦所以救徐矣次字須通變看乃得匡杜注衞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後漢志長垣縣有匡城今屬直隸大名府按明一統志河南歸德府睢州其古蹟亦有匡城在睢州城西三十里論語兩稱子畏於匡即此按睢州匡城以視在長垣者距徐差近或當從之然不敢妄決附錄可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管見〕公孫敖，魯公子慶父之子。其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春秋初不言其救之如何者，以救徐之師至徐，而楚人伐徐之師則已退，而去徐耳。蓋楚成頵之用兵，主於陵弱暴寡，以啟其疆而已。如僖公五年至十二年，楚人滅弦、滅黃，其證也。若遇敵強而衆，則知難而退，不以能戰為功。故僖公四年，齊桓會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知不可敵，則使屈完以盟，解之。其六年，齊桓又會諸侯之師伐鄭，圍新城，楚人救之，不敢至鄭而圍許，及諸侯皆救許，鄭圍解，楚人遂還。由此以推，楚人之伐徐者，知徐非楚敵，則以所加於弦、黃之師伐之。及齊桓合諸侯之師以救徐，是亦同於次陘、圍新城之師也。其可當乎？乃去之而不終伐徐。以此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皆無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管見〕厲杜注。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有厲山厲鄉在山下。明志。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注云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前漢志注。隨故厲國也。據此則伐厲之師。緣齊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無功。皆反于匡。齊桓憤之。乃思紓黨於楚。楚在其東鄙。厲黨于楚則在其北。鄙次匡之師無及於紓。而可至於厲。隨故厲國處楚塞義陽三關之閒其三關為冥阨大隧直轅。即前會師伐楚所次之陘也。於是率其故道以伐厲欲復有以戚楚亦借以補救徐之未及楚耳。此舉本齊桓獨行不重煩諸侯而曹伯乃別於諸侯以從之。蓋固請而行欲以取悅於伯主也。故春秋特書齊師曹師伐厲。伐厲不諱深入於楚。不過因前之徐服於齊而楚伐之。乃亦指令之厲服於楚者以選伐之則已。由是以思彼無因而伐厲原欲假以戚楚則其師不得加貺然

以救徐而未及集事乃特有事於伐厲則其師亦無所用獲矣故春秋之書齊師曹師雖不稱齊人曹人亦不曰齊侯曹伯

八月螽

〔管見〕八月秋登之月也書八月螽則惟見滿野皆螽無所謂穀矣

九月公至自會

〔管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師還及匡則諸侯各反其國將公以九月至魯春秋特據三月之會盟于牡丘者書曰公至自會著其暴師於外約歷三時救徐無功伐厲不與絕無可以告至於廟焉耳

季姬歸于鄫

〔管見〕季姬歸于鄫。始嫁之詞也。與莊公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同。或謂左傳言之。謂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及去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之來朝。既朝。又踰年。至今九月。而後歸季姬于鄫。擬與事理爲遠。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管見〕趙氏匡曰。公穀並云。晦。冥也。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晦者晦朔之晦。爾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證。穀梁成十六年傳云。事遇晦書晦。何得於此獨名晦冥乎。此辨極詳核。至於以己卯晦震夷伯之廟震非雷震。乃地震也。凡地動率稱地震。以其有聲如雷故耳。其最甚者。遂至山冢崒崩。高岸爲谷。如去年秋八月辛卯書沙鹿崩。是已沙鹿在今大名府元城縣。與魯境隔及今年秋九月己卯晦。魯亦地震。於是夷伯之廟因而傾圮雖不至如沙鹿崩之甚。而自夷伯之廟以推其於居民之

屋廬多所破壞殆不可悉指矣爽伯之廟蓋古有之與意所稱大族氏之庫一類皆其廟然獨存衆所傳說指目者爽伯不知居何時代其謂爽氏伯字亦就當時大夫之稱號以例定之未爲確據竊意昭公二十年左傳晏子侍齊景公于遄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以爲周封太公于齊齊之自來久矣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少皡氏司寇也季萴因之虞夏時諸侯也有逄伯陵因之殷諸侯姜姓也蒲姑氏因之殷周之間代逄公者也顧安得六死以長有齊哉由是以推魯在周以前當有逄相與替如齊者爽伯則其一也惜不得晏子之博洽者之一一指數焉耳

冬宋人伐曹

管見 昔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立子游蕭大心及宋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子游立桓公之父御說既立而其豐

亦謂弑莊之十四年。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所以卒平宋亂而定宋公御說之立也。御說得在位三十一年。則其心必將以實爲德襄公。豈不悉知而說者。乃以令宋人之伐曹爲報前曹人伐宋之怨。非是。家氏鉉翁曰。宋襄於桓之方伐已有圖霸之心。其後執滕圖曹皆張本於此。此於宋人之伐曹得其情矣。蓋是時齊桓已老。管仲亦先死。又以其子孝公昭。私屬襄公。是不疑於以霸權授之也哉。且宋襄之父御說。以公將薨。齊霸久而不貳。凡當會盟侵伐地位威望亦幾與齊桓等。故宋桓既卒。襄公立。遂陰有繼齊圖霸之心。但霸圖之成。必由諸侯歸之。襄公未能協比諸侯乃思結於楚。以並霸。即得借楚之令。伏諸侯從已爲徵僖之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以求諸侯於楚。則其欲。繼齊霸而謀。與楚並霸其情不已畢露哉。惟齊桓尚存。宋襄未可以逞。故此年春楚人伐徐。三月齊會諸侯救徐。師至。楚去之。救徐無功。而齊侯復以秋七月伐厲。厲爲楚與國。伐厲。則結怨於楚已。與宋襄之隱情不洽。而曹伯

又獨請以師從必有激勸齊侯以興此役者是楚將從齊而亦必怨曹矣[illegible]及冬而宋襄伐曹欲借以悅於楚而成他日鹿上之盟焉耳春秋貶而稱人蓋以此

楚人敗徐于婁林

管見前書九月公至自會魯師還又書冬宋人伐曹宋師曹師亦還則齊及陳衛鄭許之師可推見矣當是時也楚人自度以師敵徐則有餘敵諸侯之師則不足故諸侯救徐之師來則楚之伐徐者遂去諸侯救徐之師去則楚之伐徐者復來此兵之詭道楚成頵蓋慣用此但楚之春伐徐特爲徐之取舒以復怨于徐此冬之敗徐則又爲齊及曹之伐厲以洩憤于徐也經書楚人敗徐于婁林似只人楚以貶之而其歸咎于秋七月之齊師曹師伐厲者何在言外婁林杜注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今在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管見劉氏敞曰戰而書及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侯爲志乎此戰也云爾與公羊稱我欲之而汲汲者意同以鮮此及字最合蓋晉侯夷吾之得國內外皆以賂也於時賂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賂丕鄭父以負葵之田七十萬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此何以能償耶及入國而殺里克明年殺丕鄭父內之賂可了卻矣而外有秦之賂雖嘗請緩而不能遽絕也及久不歸賂而秦伯伐晉在晉侯之意殆欲傾國之兵以出且身先士卒直入秦師以獲秦伯使秦人欲歸其君即借晉所賂而未歸之河外列城五以贖之也至十有一月壬戌及秦伯戰于韓晉侯以師突入秦師將偪秦伯而秦伯脫走於是秦師遂獲晉侯劉氏敞曰杜云得大夫曰獲以晉侯故下

從衆臣之例非也獲者獲得之也按此書獲晉侯獲字只作得字適看亦有味得與喪對言晉侯之及秦伯戰于韓者不欲秦得所賂之河外列城五也及戰于韓而秦伯乃獲晉侯所得不愈多乎亦不欲晉喪所賂之河外列城五也及戰于韓而使秦伯遂獲晉侯所喪不尤大乎春秋書此殆以訕笑為之貶絕者耳故于晉侯亦不去爵與秦伯無異辭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管見隕石于宋五左傳曰隕星也然經無明文則雖有隕自天亦祇其質為石其數為五書以志異而已若就泥言

之即此石之五與下鷁之六其為適然之數皆不可解況欲從無端而隕之石必索所自來而指為星乎汪氏克寬曰邵子云星在地則為石石在天則為星此言隕石蓋星隕于天半空凝結至地而為石也此於左傳有所發明而其說尤失之鑿六鷁退飛過宋都鷁穀梁作鶂二字文有異而音義同故可通用本草禽類謂鵁似鸕鷀而色白人或誤以為白鸕鷀者是也雌雄相視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口吐其子莊周所謂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者也鶂善高飛能風能水故舟首畫之稱鷁首據此則鷁一作鶂其非為二鳥可知但其稱狀似鸕鷀及孕育之不同凡鳥既未嘗其果否不得以借證莊子而遽信之且鳥之善高飛者皆迴翔往復無定向倦而知還亦不離其棲宿故處何緣以過稱乎其偁過者惟若雁之隨陽寒則南還而不向北熱則北歸而不向南當其排空逐隊見者得指以為過耳因是載雁求之本草亦謂雁本象鵝其類之大者為天鵝羽毛白澤並善高飛亦名鵠所謂不浴而白一

舉千里者也。凡、家、鵝、稱、舒、雁。孟子、書、又、以、鶃、鶃、稱、鶃、與、鷁同。然則雁之大而名天鵝者。是之為鷁。亦即所為鷁。與此其南還北歸之以時。視雁無以別。禮記月令云。孟春之月。鴻雁來。此自北而言來也。值此十有六年春王正月。亦為雁北向之時矣。乃當其戊中朔既有隕石于宋五之異。而是月之中。又適有雁類之為鷁者。以六相從。而退飛以過宋都。是不為異之迭見者哉。其退飛之故。左傳以為風也。而經亦無明文。不可以徵實。且此六鷁者。必無風。而忽退飛在宋都之見之者。羣以為異。亦如先之隕石于宋五。皆莫測其所由然也。於是宋爭傳之。而魯亦聞之。又或有魯人之在宋者並見之。故魯史從而志焉。孔子不語怪而春秋不加削者。胡傳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此論極正大。益變見于宋。自天子諸侯。皆當儆忌。不必指定宋襄之圖霸不終言之應也。

原缺

家得繫之國曰鄫季姬猶不失出嫁從夫之義若伯姬之卒已絕於夫家則並不得繫之國如鄫季姬矣春秋各於其卒書之只此伯姬季姬一不繫之國一繫之國而所以申女教維姊順者至深切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管見】此上凡三書公孫敖與此下凡八書公孫敖楚同公孫茲為叔牙之子已襲稱叔孫戴伯見杜註仲氏兼稱孟公孫敖為仲慶父之子亦襲稱孟穆伯見左傳但公子之子稱公孫不別立氏故春秋於公孫茲則其叔孫氏亦於公孫敖削其仲孫氏但兩書公孫而已惟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曾孫則以王父之字為氏如此仲叔之類是也是以公孫茲生子得臣及文公元年書叔孫得臣如京師叔孫氏始見後乃因之公孫敖生子穀不見於經穀生子蔑及定公五年書仲孫蔑如京師仲孫氏始見後亦因之耳至此僖公十六年書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又與前莊公三

十二年。書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意同蕬茲父公子牙以實於慶父得罪。莊公用季友之謀。不加顯戮。使之飲酖自斃如適以暴疾終。仍得立後為叔孫氏。故但以卒書。而其子公孫茲。猶世為大夫也。僖四年冬。公孫茲帥師會齊及諸國之師侵陳。五年夏。公孫茲如牟。牟在齊萊夷東僻遠瀕海。公孫茲何以如牟。為公使帥師會侵陳。及還將至魯。恥帥之以攻季友之室。欲報前酖其父叔牙之怨也。不能克遂負罪而逃於牟耳。經不書奔而但書如者。魯以公孫茲國無能為厲得。如公子慶父之奔莒必求有以致之哉聽其長往不反則已矣。此季友之志也。公孫茲居牟十二年。及此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公孫茲乃自牟潛歸於魯。使人請於公而求宥焉。公弗許特貸之以自殺。使如其父叔牙之飲酖以國立後者為類。不欲明正典刑。故亦得書卒。而不絕叔孫氏。其子叔孫得臣亦猶世為大夫也。此則僖公之志也夫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晉見邢侯初與會使之次於鄭伯許男可也若曹伯之從齊桓雖久于邢扞惟前於檉之會一先邾人洮之盟一先陳世子欵則不得爲以列邢侯之上矣會于淮之故左傳因一淮字遂料爲淮夷病鄫於是杜註約指所在謂屬今廬州府臨淮左右殆非確論觀春秋於今年冬十有二月會于淮明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及秋九月公乃至自會則知此會于淮者主于伐英氏且因以滅項耳豈淮夷病鄫之謂哉淮本水名則瀕淮之地皆得稱目獨以今廬州之臨淮當之亦泥也據明年春伐英氏夏滅項英氏爲今六安州之英山縣界楚本湖廣蘄州羅田縣地項爲今河南陳州府之項城縣距府南一百二十里然則所謂會于淮者擬諸汝潁二水合淮之間庶幾近之此亦齊

極兵車之會也。言會于淮。與前十有五年之救徐次于匡者。畧同。蓋使諸侯之師。皆屯駐于此。厚蓄其勢以壯聲援不必其並命而皆行也。故明年之春伐英氏。夏滅項。但書齊人徐人而已。不及其他。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管見】左傳云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張氏洽曰。英氏。皐陶後之封也。劉氏敞曰。何休云稱氏者。春秋黜之非也。英氏者。國也。國之號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非若甲氏潞氏也。今縣有尉氏者亦可以封國又何謂乎。按英氏界楚必服屬於楚。徐以從齊而楚伐之。齊會諸侯盟于牡邱。次于匡。使大夫救徐。楚人去。及救徐之師還。楚復敗徐于婁林。則其再會諸侯于淮以伐英氏。雖由徐之告敗於齊。亦本齊之志也。齊為徐伐英氏。則淮之會徐必在焉以

其先從齊者。初改戎稱徐。仍未得廁諸侯之列。故會于淮無。徐人而伐英氏有。徐人也。齊與徐之伐英氏皆人之者楚人之卒敗徐由齊之主於伐屬敵之亦如楚人之初伐徐由徐之無端取釁啟之也。齊不悔其伐屬而復有以伐英氏使徐亦不戒其敗於婁林而復從之。伐英氏皆出於讐怨相尋之私。非伯討之所以戰強大維弱小也。故齊之與徐皆一例貶而人之

書曰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管見 春伐英氏夏滅項兩事歷二時其實則一舉也故經文只以齊人徐人總目之耳朱氏睦㮚曰先儒以滅項為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者非也夫季孫行父當其祖友卒其父無佚早亡時尚稚年況當是時祿未去公室政未逮大夫終僖公朝未專國政焉得擅爲此事乎按是說辨之極審當無以易矣項古項國未詳始封界陳之東南鄙在淇

之北。又東南渡淮。則當英氏之在今英山者。必皆服屬于楚。爲楚之與國。去年春正月。楚人伐徐。其與國屬。殆從楚以伐之。以故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及去年冬。楚人敗徐于婁林。其與國英氏及項。殆亦從楚。以敗之。以故今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也。于時諸侯之會者。皆次於淮。猶齊人徐人以師出。初直趨淮南之英氏。英氏不能戰。猶能守。伐之未及于滅。至轉而伐淮北之項。項君奔。其臣民多潰散。則遂滅之。滅不言伐。要之。亦先伐而後滅耳。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管見】卞。杜註。魯國卞縣。今故卞城。在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齊侯歸自淮之會。道由魯地之卞。夫人姜氏須其至而會之。欲以寧其父桓公也。然歸寧不至於齊。乃因其經魯境而會之。有是歸寧之禮乎。與前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有同譏焉。按夫人姜氏。齊侯之女也。會齊侯。有何嫌乎。且齊侯已老。值此年冬十有二月

乙亥卒。距是秋饒數月耳。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亦永訣之時也。其情不尤可諒乎。若但譏其不至齊而會于卞者。不合歸寧之禮。彼陽穀之會。既書以示譏。此會亦可不再譏矣。然春秋不欺以情掩禮。有一不譏。則犯禮者將得藉口。又陽穀之會。公及之。此時公會于淮。未至則卞之會。夫人專之。其事尤不可以訓。此再譏之所由不容已與。

九月。公至自會

〔管見〕會。即去年冬十有二月之會于淮也。今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既竣事。齊侯乃歸諸侯。於是得反其國。故魯於秋九月。書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管見〕據左傳云。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於是史記齊世家。言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

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葢妄言耳當以經書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爲定從傳之稱辛巳殯可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管見　齊桓公無適子其內寵如夫人者有子六人無虧長公與管仲屬孝公昭於宋襄公以爲太子此齊桓既卒而宋襄公所藉以圖霸之緣也孝公昭鄭姬之子長庶子無虧衛共姬之子時雍巫易牙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乃爲共姬請於齊桓欲立其子無虧齊侯復許之是由管仲既卒而近用易牙寺人貂故爾齊桓在位四十三年後管仲二年卒卒時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此在僖公之十七年冬十

有二月乙亥以後也踰月爲僖公十八年之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欲廢公子無虧而立齊桓所屬之孝公昭耳伐齊之師至齊人遂殺無虧而孝公昭立孝公未嘗出奔故伐齊立孝公不書納其殺無虧之齊人孰謂嘗其立無虧也惟是易牙寺人貂爲主如管仲之稱齊卿國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爾日將安在乎然則齊桓之屬孝公外則宋襄內則國高殺無虧者即國高之徒黨也宋公之會伐齊爲齊桓之屬孝公則於宋襄可無譏矣然其心以爲齊之繼嗣皆廢立惟我是豈不足以雄長諸侯也哉於是圖霸益勃不可遏初不知其虛大之卒取戕賊也曹伯在齊桓時凡與會盟侵伐皆列諸侯之末至是知宋襄欲霸遂奉爲霸主亦如前北杏之會宋公御說欲齊之辛平宋亂遂奉齊桓爲霸主也以故宋公列曹伯於衛之上以尊之然豈衛文之所能降心以從者哉至衛文無所屈於宋公而仍必會師以伐齊者在衛文徙居楚丘以後既十七年傳稱其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

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詩亦言其秉心塞淵蓋信於自強在我而已依大國非計故繼晉公子重耳過之衛亦不禮焉而今乃從宋襄伐齊者特欲因以微武備之可用否耳初不計背德於齊桓而並不足以對公子無虧也昔狄之入衛文公先在齊及狄敗衛於河懿公卒戴公宵濟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二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尋卒齊立衛文公始從楚卻後又合諸侯城之此伐齊之役宋雖請師於衛衛可辭也蓋伐齊以立孝公賂猶是齊桓之志若因立孝公賂而致殺公子無虧夫豈齊桓之志哉以是知衛之從伐齊其負齊桓以及公子無虧而一切不顧者非情理之常欲不貶絕而稱人不得也且宋公狥齊以逞私圖曹伯阿宋以干定位皆當加之貶絕則以宋公曹伯只當一衛字觀之而以人字為總斷可矣若夫邾之亦從伐齊哉宋徵其師而應之又哉不徵其師而自請之

其有所爲則一也。昔齊桓爲北杏之會。宋公御說奉齊桓爲霸主。而邾亦與會。由是附進爵爲子。此從伐齊亦仍踵前人之轍爲之者。然宋襄豈齊桓之比。曹伯之輔宋公又豈宋公御說之比哉。此其闇劣而中無主。從人驅役則直從稱人之例以貶絕之。尤屬卑卑不足道矣。

夏師救齊

管見 按公子無虧之立。其內惟與易牙寺人貂。則從外之有援必先謀借力於魯。將以敵孝公所倚之宋也。當去年十有二月乙亥。齊桓公卒。無虧立。宋公即以今年正月。會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立孝公。脅齊人遂殺無虧。及夏公始以師救齊。杜氏諤曰。傳言三月齊人殺無虧。則無虧已殺矣。今魯以師救之。亦以志其緩也。此說足正穀梁所稱善救齊之誤。再按經文稱師。本僖公自行也。以其無救於齊。故諱公不言。非將卑師衆之謂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管見】此年正月伐齊之役以三月殺公子無虧而孝公昭立宋公曹伯衛人邾人當各以師還矣故其夏有魯之師救齊及齊而無虧已殺魯之救緩不及事也此而不還又何待乎至於夏之五月戊寅乃復有宋師及齊師戰于甗者甗為齊地在今濟南府歷城縣界距齊都營邱頗遠營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界也所稱齊師則四公子之徒黨羣聚於甗者是已四公子曰元曰潘曰商人曰雍以殺公子無虧而立孝公公子昭憤之欲為亂又齊人殺無虧而於立無虧之易牙寺人貂未得加誅亦潛嫉四公子以助其亂當其徒黨羣聚則亦儼然一齊師矣四公子之能為亂與夫易牙寺人貂之必助其亂於何徵之僖公二十六年當齊孝公之九年傳云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于穀使易牙奉之以為魯援夫齊之四公子雍為最小猶敢據齊之穀而有之易牙私于雍亦無所懼於齊而

公然料之則四公子之能為亂可推易牙寺人貂之必助其亂即易牙亦可推也惟是年夏五月亂謀已成而未敢遽發蓋有所待耳所待維何由易牙寺人貂應其自甗以攻齊都其衆或不敵乃欲引狄人以壯聲援如下之速書狄救齊者正以此於時狄猶未至齊都之偵於甗者得實反報遂使人以間道告急於宋宋亦以師疾趨惟恐弗及彼齊師之伏於甗者初不料宋師之遽使其神速已奪其魄矣此所為一遇宋師而衆潰適見其為俗稱亂如麻已耳春秋書曰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及猶汲汲也欲乘其狄之未至而擊之也狄未至而宋師已至猝而應之齊師欲不敗績其可得乎

狄救齊

（管見）齊桓之六子爭立植黨稱兵半皆藉助於外如宋公之兩伐齊獨為孝公公子昭耳至魯之一救齊則為公子

無虧。狄之一救齊。又為四公子之元潘商人及雍也。宋公伐之。而魯與狄救之。是皆與宋公為敵矣。惟宋公能銳以赴時。在魯與狄皆緩不速事。故前書師救齊。此書狄救齊。特以示救而已。其實未嘗救也。此意大略相同。但其中尤有當辨者。如杜氏謂以前書師救齊為譏魯。非善魯也。是矣。若或於此書狄救齊者。亦指為譏狄。則又不然。併稱管敬仲嘗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計自莊公末年。狄伐邢以來。沒而入衛。伐晉滅溫。猶在河以北也。後復渡河侵衛。又侵鄭。以至於茲。所幸者。尚未嘗行於齊耳。令齊之四公子作難於家。而外引狄人以自救。此路一通。他時便當充斥。齊之遭其毒者。曷有極乎。值茲五月戊寅之戰于甗。狄未至。而聞齊師之敗績。無救於齊。而狄亦還。是於齊為不幸中之幸也。為齊幸。復何譏於狄焉。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管見此年春夏二時經宋公之兩伐齊而汲孝公昭之位定齊桓之卒安得如五月而楚之禮哉獨念宋公之初伐齊而公子無虧殺再伐齊而四公子之戰敗績於甗必皆奔又僖公二十六年傳言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此後在燕寵之六子外也及楚而惟公子雍一人得親寵窮之事亦可哀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管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此齊桓之德之聞於諸侯者今年春宋公伐齊為齊桓之屬其子孝公也衛可庶於事外而亦從之伐齊因是齊人殺公子無虧宋公得與齊人立孝公昭邢不惡宋公而憤於衛侯之負齊桓以及公子無虧也遂結狄人以伐衛按莊公末年狄伐邢僖元年邢遷于夷儀齊人復為之城邢而國始定狄固邢之仇矣而今得結以伐衛者後僖公二十年距此纔二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則邢之父與狄平可知其伐衛之役邢必與狄同

之者亦自度邢之非衛敵耳然狄之來輕而不整亦不恥於奔非足賴也且衛文頗能自強傳稱革車三百乘詩稱騋牝三千於武用亦裕矣當邢與狄之來伐衛也國莬風衛侯屬其父兄子弟而激之以義以讓國為辭衆不可乃師於訾婁狄師遂還邢國無能為也曾何損於衛哉而衛侯之欲報邢其志在滅邢者貫基於此是國邢之自求禍也故春秋貶其爵而人之曰邢人至於狄不稱人前乎此未嘗有異而今特始稱狄人者非予狄也以尋邢也猶言邢人狄人幾無以別云爾